

精校
大字
漢魏
叢書
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鈔署

14
2023
12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羣輔錄總目

燧人四佐 伏羲六佐 黃帝七輔 少昊四叔 羲和四子 八伯 四凶 高湯八凱
 高辛八元 舜九官 舜七友 舜五臣 八師 三石 三仁 二老 文王四友
 周八士 太似十子 周十亂 五王 晉文五人 三良子 鄭七穆 魯三桓
 晉六族 作者七人 四科 孔子四友 仲尼六侍 齊威四臣 戰國四豪
 漢高三傑 商山四皓 漢二疎 五龍 二龔 二唐 五侯 二仲 二十八將
 三達 八使 韋氏三君 楊氏四公 袁氏五公 五處士 六孝廉 三君 八俊
 八顧 八及 八厨 三君 二十四賢 三朋 三義 八龍 五龍 京兆三休
 魏文四友 竹林七賢 吳八絕 中朝八達 河東八裴 琅琊八王 五世盛德 八儒
 三墨

羣輔錄

晉 陶 潛 著 南 城 章 文 在 校
 明由曉升級宋均曰級等差 必有受稅俗宋均曰受賦稅及 成博受古諸宋均曰古諸 隕立一作 受延禧

右燧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宋均曰出天所
 金提一作 主化俗宋均曰為民 烏明主建福宋均曰福 視默主災惡宋均曰為民 紀通為中職宋均曰為田

仲起為海陸宋均曰主平 陽侯為江海宋均曰主江
 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宋均曰必戲不及燧人故

增二佐出世人所生也
 羣輔錄

漢魏叢書

卷之...

風后受金法宋均曰金法言天老受天錄宋均曰錄天教命也 五聖受道級宋均曰級知命受糾俗糾正也 窺紀受

變復宋均曰有禍地典受州絡維絡也 力墨受准斥宋均曰准斥斥力墨或作力牧

右黃帝七輔州選舉翼佐帝德自燧人四佐至七輔見論語摘輔象

重該脩熙

右少昊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見左傳登臺辭

義仲 義叔 和仲 和叔

右羲和四子孔安國云即堯之四岳分掌四岳諸侯鄭元云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義仲和仲義叔和叔等為之

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見鄭尚書注伯夷為陽伯樂舞仲離 義仲之後為義伯樂舞南陽 棄為夏伯樂舞

戰歌曰祈慮 義叔之後為義伯樂舞將陽 咎繇為秋伯樂舞蔡叔 和仲之後為和伯樂舞未詳 垂為冬伯樂舞

右八伯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既即位元祀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大傳冬伯後闕一人鄭元云此上

下有脫辭其說未聞十有五祀後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八百稽首而進者也見尚書大傳

謹兜 共工 鯀 三苗

右四凶

蒼舒 隤散 檮戔 大臨 龍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右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狸

右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從四凶至此悉見左傳季文子辭

相和而歌慶雲八百稽首而進者也見尚書大傳

禹作司空 棄作稷 契作司徒 咎繇作士 益作虞 垂作共工 伯夷作秩宗 龍作納言 夔作典樂

右九官舜登帝位所選命見尚書

雄陶 方回 續牙 伯陽 東不訾或云不識 秦不虛或云不空 靈甫

右舜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游戰國策顏斅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六人不載靈甫皇甫士

安作逸士傳云視其友則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之徒是為七子與戰國策相應

禹 稷 契 皋陶 益

右舜五臣見論語已列九官中

禹 稷 契 皋陶 伯夷 垂 益 夔

右八師見楚辭七諫

右三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乎民漢太尉楊賜曰昔三后

成功皋陶不與焉蓋各之也見尚書甫刑後漢書

微子 箕子 比干

右殷三仁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伯夷 太公

右二老尚書大傳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益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益天下之大老

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昌往孔融曰西伯以二老開王業

羣輔錄

閔天 太公望 南宮适 散宜生

右文王四友尚書大傳云閔天南宮适散宜生三子學于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美里

孔子曰文王有世臣五亦得四友此四人則文王四隣也

伯達 伯适 仲突 仲忽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騶

右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為文王時鄭元以為成王時也

伯邑考 武王發 管仲 鮮 周公旦 蔡叔度 曹叔振鐸 霍叔武 邴叔處 康叔封 臯季載一本無邴叔

右太姒十子太史公曰太姒十子周以宗強見史記

周公旦 邵公奭 太公望 畢公 毛公 門公 太顛 南宮适 散宜生 文母太姒

右周十亂見論語其四人已列四友

秦公牙 吳班 孫尤 夫人冉贊 公子麋

右五王並能相馬尸子曰古有五王之相過謂之王其貴之也

狐偃 趙衰 顛頡 魏武子 司空季子

右晉文公從亡五人叔向曰三十七年有士五人見左傳及晉太尉劉琨詩曰重耳馮惡五臣

奄息 仲行 鍼虎

右三良子車氏之子秦穆公沒要以從死詩人悼之為賦黃鳥見左傳毛詩

子展賦草蟲子寧 子西賦黍苗子嗣 子產賦隰桑子國 公孫段賦桑扈子豐 伯有賦鷄之貴實子取孫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游孫 印段賦蟋蟀子張子

右鄭七穆謂之七子鄭穆公子十有一人罕駟豐印遊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名世任鄭國之政以免晉楚之難

謂之七穆叔向曰鄭七穆氏其后亡乎及諸侯為宋之盟鄭伯享趙武于垂隴七卿皆從文子曰七卿從君以寵武

也請皆賦以卒君既亦以觀七子之志見左傳又吳質書云趙武過鄭七子賦詩仲孫穀文伯 隰子 鮒子 武伯 叔

孫得臣莊叔 穆子 昭子 成 季孫行父 文子 武子 悼子 平

右魯桓公之曾孫世秉魯政號曰三桓孔子曰三桓之子孫微矣見論語左傳

趙無恤 襄子 趙衰 始為卿 范吉射 昭子 士會 始為卿 智瑤 襄子 荀首 始為卿 首寅 文子 荀林父 始為卿

襄子 魏羊 始為卿 韓不信 簡子 韓厥 始為卿 至多 四世 至吉射 五世 至瑤 六世 至寅 四世 魏多

右六族世為晉卿並有功名此六人寔弱晉國淳于越云卒有田常六卿之臣劉向亦曰田常復見於今六卿必起

於漢見左傳史記

儀封人 荷蕢 晨門 楚狂接輿 長沮 桀溺 荷蓀丈人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

右作者七人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孔子曰作者七人見包氏注董威贊詩曰洋洋乎

盈耳哉而作者七人

德行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言語

宰我 子貢

政事

冉有 季路

文學

漢魏叢書

子游 子夏

右四科見論語

顏回 子貢 子路 子張

右孔子四友文王有胥附奔秦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子游曰夫子亦有四隣子路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秦乎自吾得師前有先後有輝是非先後 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見孔叢子

顏回 冉伯牛 子路 宰我 子貢 公西華

右六侍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脩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見尸子

檀子 黔子 黔夫 種首

右齊威王疆場四臣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威王曰王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照前後車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為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寡人國雖小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黔子者使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之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二乘哉魏惠王慙不懌而去見史記及春秋後語

齊孟嘗君田文 魏信陵君無忌 趙平原君趙勝 楚春申君黃歇

右戰國四豪見史記

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 相國鄒文終侯沛蕭何 楚王淮陰侯韓信

右三傑漢高祖曰此三人人之傑也見漢書

園公 性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見陳留志

綺里季

夏黃公

性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見崔氏譜

角里先生

右商山四皓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皇甫士安云並河內軹人見漢書及皇甫謐高士傳

太子太傅蹠廣字仲翁

宣帝本始四年魏相為御史大夫薦廣於霍光時年六十以元康三年告退年六十七

太子少傅蹠受字公子

廣見子也

右二疎東海人宣帝時並為太子師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為榮授太子論語孝經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疎見漢書

重合令子輿 居宋

櫟陽令子羽 居東

東海太子子仲 居宜

兗州刺史子明 居西

潁陽令子良 居遂

右郡決曹掾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號曰五龍各居一里子孫並以儒素退讓為業天下著姓見周氏譜及汝南先賢傳

先賢傳

龔勝字君賓 龔舍字君倩或曰長倩

右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見漢書

唐林字子高 唐厚字伯高

右並沛人亦以潔履著名於成哀之世號為二唐比楚二龔後皆仕王莽見漢書左思曰二唐潔已乃黜乃汚

平阿侯王譚 成都侯王商

紅陽侯王章

曲陽侯王根

高平侯王逢時

右並以元后弟同日封號曰五侯並奢豪富侈招賢下士谷永樓護皆為賓客時人為之語曰公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言出其門也見漢書張載詩曰富侈擬五侯

北海逢萌字子康

北海徐房字平原

李曇字子雲

平原王遵字君公

右皆懷德職行不仕亂世相與為友時人號之四子見後漢書嵇康高士傳

漢魏叢書

羣輔錄

求仲 羊仲

右二人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為業控廉逃名世一作蔣元卿之去宛州還杜陵荆林塞門舍中有三逕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見嵇康高士傳

太傅高密元侯南陽鄧禹之仲華 大司馬廣平忠侯高吳漢字子顏 左將軍膠東侯南陽賈復字君文 建威

大將軍好時慈侯扶風耿弇字伯昭 執金吾雍奴威侯上谷寇恂字子翼 征西大將軍陽夏節侯潁川馮異字

公孫 征南大將軍舞陽壯侯南陽岑彭字君然 征虜將軍潁陽城侯潁川祭遵字弟孫 太常靈壽侯信都郡

形字偉君 東郡太守東莞成侯鉅鹿耿純字伯山 上谷太守淮陰潁川王霸字元伯 左中郎將朗陵慈侯潁

川臧宮字君翁 驃騎大將軍樸陽侯馮翊景丹字孫卿 驃騎大將軍參謀侯南陽杜茂字諸公 建義大將軍

高侯南陽朱祐字仲先 驃騎將軍慎靖侯南陽劉隆字元伯 楊武將軍全椒侯南陽馬成字君遷 大司空章

成侯漁陽王梁字君嚴 衛尉安城忠侯潁川姚期字次兄 左馮翊安平侯漁陽蓋延字巨卿 捕虜將軍揚虛

侯南陽馬武字子張 驍騎將軍昌城侯鉅鹿劉植字伯先 左將軍河陰侯南陽任光字伯卿 豫章太守中水

侯東萊李忠字仲都 左將軍槐里侯扶風萬脩字君游 琅琊太守祝阿侯南陽陳俊字子昭 積弩將軍昆陽

威侯潁川傅俊字子衛 楊化將軍合肥侯潁川堅鐔字子伋

右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見後漢書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

武衛太守梁統字仲寧 金城太守庫鈞字巨公 張掖太守史苞字叔文 酒泉太守竺曾字巨公 燿煌太守

辛彤字大房

右河西五守是時更始已為赤眉所害隗囂有異志統等五人共推寶融為河西大將軍內撫吏民外禦寇戎

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見後漢書及善文

大鴻臚韋孟達 上黨太守公孫伯達 河陽長魏仲達

右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彪丞相賢五世孫明帝時人見漢書及決錄

光祿大夫周舉 光祿大夫杜喬 光祿大夫周栩 尚書樂巴 青州刺史馮羨 兗州刺史郭遵 太尉長史

劉班 侍御史張綱

右八使漢順帝時政在權宦官以肅成周舉等議遣八使循行風俗同日俱廢天下號曰八使見張璠漢紀

平輿令韋順字叔文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不應三 順帝武陽令豹字季明友人羅陵捷為縣丞卒官喪

公府輒棄去司 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三為令長皆有惠化

右清河太守韋文高之三子皆以學行知名時人號韋氏三君見京兆舊事

楊震字伯起以太常為司徒遷太尉 震子秉字叔節以太常為太尉 秉子賜字伯獻以光祿勳為公 賜子彪字文先以大中大夫為公一

右楊氏四公宏農華陰人自孝安至獻帝七世父子以德業相繼為三公見續漢書

袁安字邵公以太僕為司空遷司徒 安子敞字叔平以光祿勳為司空 敞子湯字仲河以太僕為司空 湯子逢字周陽以屯騎校

右袁氏四世五公見續漢書

處士豫章徐穉字孺子 京兆韋著字休明 汝南袁閔字夏甫 彭城姜肱字伯淮 潁川李曇字子雲

右太傅汝南陳公時為尚書令與諸尚書悉名士也共薦此五人時號五處士見續漢書及善文

周子居 黃叔度 艾伯堅 鄧伯向 封武興 盛孔叔

右汝南六孝廉太守李伉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伉死子居等遂駐行喪伉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

行子居嘆曰不有行者莫宜公不有止者莫恤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樞車見杜元凱女戒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實武字游平天下忠誠 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天下義府 侍中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天下德宏

右三君

少傅穎川襄城李膺字元禮天下模楷 司空山陽高平王暢字叔茂天下英秀 太僕穎川陽城杜密字周甫天下

眼輔杜

司隸校尉沛國朱寓字季陵天下水凌

尚書會稽上虞魏朗字少英天下忠貞

沛國潁陰荀爽字伯

右八俊

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天下和雅

太常陳留圍夏馥字子治天下慕特

尚書令河南鞏尹勳字伯元天下英

尹伯

河南尹太平陽羊陟字嗣祖天下清苦

議郎東郡陽平劉儒字叔林天下班金

冀州刺史陳國項蔡

衍字孟喜天下雄志

潁川太守渤海高城巴爾字恭祖天下卧虎

議郎南陽安眾宗慈字孝初天下通儒

右八顧

後漢書無劉儒有范滂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海內貞珍

衛尉山陽高平張儉字元節海內忠烈

太尉掾汝南細陽范滂字

孟博海內寒

蒙令山陽高平檀敷字文有海內通士

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海內才珍

太山太

守渤海重合范康字仲真海內彬彬

太尉掾南陽棘陽岑暕字公孝海內珍好

鎮南將軍荆州牧武城侯山陽

高平劉表字景升海內所稱

右八及

後漢書無范滂有程超卓

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業海內賢智

郎中魯國蕃嚮字嘉景海內修整

北海相陳留己吾秦周字平

王海內貞良

侍御史太山奉高胡毋班字季皮海內珍奇

太尉掾穎川陰劉翊字子相海內光

平壽張王考字文祖海內依怙

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海內嚴恪

荆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尚字博平海

博平

右皆傾財竭已解釋怨結拯救危急謂之八尉後漢書無劉

從三君至此並見三君八俊錄

太正長穎川陳實字仲弓 實子大鴻臚紀字元方 紀弟司空掾諶字季方

右並以高名號曰三君見甄表狀及郎戰淳紀碑

太尉河南杜喬字叔榮狀喬治易尚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居不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狀奐廉方亮直學該

三為邊將財貨珍寶一無所取矯王孫禮狀禮博覽即籍兼好黃老古虛

太傅汝南陳蕃字

仲舉狀舉環佩秀出雅亮無倫學該博典忠壯蹇諤又日明允

太尉沛國施延字君子狀延清公潔白進士許

少府穎川李膺字元禮狀膺承三公之後生高潔之門少履清節

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正無識知一人訪者皆本

郡訪問者老謂寓云

太僕穎川杜密字周甫狀密清高雅達名播四

大鴻臚穎川韓融字尤長狀融聰識知

時人名之曰窮神知化兄弟同居至於沒齒

司空穎川荀爽字慈明狀爽年十二隨父在公府羣公卿校或丈人

城美肱字伯淮狀肱稟履元

處卿相之位且二十年奉身守約不履服闋

司空穎川荀爽字慈明狀爽年十二隨父在公府羣公卿校或丈人

城美肱字伯淮狀肱稟履元

司空清河房植字伯武狀植少履清苦孝文忠正歷使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

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真狀球清高忠直守節

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狀暢

事親至孝五十而慕學綜六藝

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真狀球清高忠直守節

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狀暢

負實以禮文身居

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真狀球清高忠直守節

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狀暢

家在朝野行異倫

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真狀球清高忠直守節

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狀暢

衛尉山陽張儉字元節狀儉體性忠直閨門孝

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真狀球清高忠直守節

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狀暢

固字子堅狀固在順桓之際號稱名臣大將軍梁冀

有道太原郭泰字林狀泰器量宏深孝友貞固名布華夏學

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狀暢

漢魏叢書

卷之六

六

有道並 益州刺史南陽參軍字公叔 狀穆中正嚴恪有才數見明初補豐令政平 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 狀明
不厭 美之高亮幹輔國朝忠 聘士豫章徐穉字孺子 狀穉妙德高偉清英超世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 度儔將軍
安正直之節播于京師 梁冀不能用退隱山谷教樂詩書 度儔將軍

右魏文帝初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太常檄煌張安字然明 為度遠將軍幽并清靜吏民敬之徵拜大司農賜錢 度遠將軍安定皇甫穎字威明

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

右京州三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也見續漢書

韋權字孔衡 權弟璿字孔玉 璿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字才之三子皆脩仁義兄弟孝友逢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募兵至俱死時人稱之號韋三義

見三輔決錄

苗儉字伯慈 漢侍中 儉弟琨字仲慈 濟南相漢光祿大夫 琨弟靖字叔慈 或問汝南許劭靖爽孰賢邵曰二人

學動必以禮太尉 靖弟壽字慈光 舉孝廉 壽弟汪字孟慈 昆陽令 汪弟爽字慈明 祿勳司空出自嚴數九

不就年五十五 十三日遂登台 爽弟肅字敬慈 守舞陽令 肅弟專字幼慈 司徒掾

右朗陵令穎川苗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苑康知名士也時為穎陰令美之曰高

陽氏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為高陽里見張璠漢紀及苗氏譜

公沙紹字子起 紹弟字允慈 北海舊傳稱子與苗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重 孚弟恪字允讓 恪

弟達字義則 達弟璿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見魏明帝甄表狀及後漢書

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 樂城令剛載初字子陵 穎陰令剛徐晏子孟平 涇令盧夏字叔世 州別駕蛇丘劉

彬字文曜 世州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為五龍見濟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敬字元休 州刺史 上計掾長陵第五巡字文休 名士也不詳巡位所至時辟太尉掾 上計掾杜陵

韋端字甫休 位至涼州 牧太守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光武元年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 魏司空穎川陳群字長文 中領軍誰朱鑠字彥才 侍中濟陰吳質字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 中散大夫譙稽康字叔夜 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 建威參軍沛劉伶字伯

倫 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 籍兄 散騎常侍河內向季子子期 司徒琅邪王戎字濬沖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為竹林之游世號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戴逵為傳孫統又為讚

吳範相風吳 劉惔占氣河內 趙達算人 皇家書 嚴子卿恭 名昭武衛 宋壽占夢 失一 曹丕與畫

為孫權畫扇風誤落筆點素因以為蠅後張 孤城鄭姥相見王粲於童賦謂任必 御坐權以為真蠅手彈不去方知其非也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

陳留董祖字仲道 琅琊王澄字平子 陳留阮瞻字千里 一云阮八百即瞻弟字字遙集朗率多通 穎川庾敳字

子高 陳留謝鯤字幼輿 太山胡毋輔之字彥國 沙門于法龍 樂安光逸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

裴徽字文秀 魏冀州 裴楷字叔則 徽第三子晉 裴綽字季舒 楷弟長 裴璿字國賓 楷子中 裴邈字景初 孫

裴徽字文秀 魏冀州 裴楷字叔則 徽第三子晉 裴綽字季舒 楷弟長 裴璿字國賓 楷子中 裴邈字景初 孫

吳魏叢書

羣輔錄

七

欽子太傅 裴選字叔道 瑒子太 裴康字仲豫 徽第二子 裴頠字逸民 楷孫季子晉 王祥字休徵 晉太

左司馬 裴字濟冲 父潭 涼州刺史 王澄字平子 衍弟裴綽女 王遵字茂宏 覽孫裁子 敦 王敦字處仲 覽孫基第二

王綏字萬子 裴康女婚 王衍字夷甫 父文平 北將軍 王元字眉子 衍子 陳 王敦字處仲 覽孫基第二

右河東八裴琅玕八王聞之於故老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 昶子汝南太守湛字處冲 湛字東海內史承字安期 承子驃騎將軍述字懷祖 述子

安北將軍坦之字文度 魏尚書僕射杜畿字伯侯 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伯 恕子鎮南將軍預字元凱 預

子散騎常侍錫字世嘏 錫子光祿大夫宏治 右太原王京北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老夫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矣漢稱田叔

等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八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嘆不能已者也

八儒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單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

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

氏傳書為道為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道風易俗之儒

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靜精微之儒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恃於眾此宋劔尹文之墨表楊為衣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者相里勤

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墨

識 右陶潛羣輔錄一卷北齊陽休之本作聖賢羣輔錄以其所叙述皆古聖賢人也而晁氏獨以為篇末八儒三墨二條

疑為後人妄加非謂其與全書次第若無倫貫而八儒三墨名稱又出韓非子未可據耶謨竊以為先生生平讀書

不求甚解間著文章自娛亦豈有心結撰則茲錄不過如飲酒時暇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而已或時適讀韓非

子因即采此二條附於篇末正不必有倫次也但其所臚列儒墨名目亦不必盡同者如仲梁之為仲良孫氏之

為公孫又有宋劔尹文五侯子之墨而無相夫氏疑不必本韓非子此則先生之學甚博又未易究也已竹垞先生

跋此錄亦引韓非書專明公孫氏之非公孫龍子而又未考韓非原書祇稱孫氏也汝上王謨識

英雄記鈔目錄

劉表 劉馬 劉範 劉璋 劉備 袁成 袁紹 袁譚 董卓 公孫瓚
 周必伍瓊 諸葛亮 逢紀 閔貢 何苗 李傕郭汜 丁原 呂布 楊及
 高順 劉虞 張瓚 關靖 楊性 曹純 張遼 文聘 許褚 韓馥
 孔由 王匡 橋瑁 袁遺 王修 孔融 華歆 張昭 顧雍 張紘 周瑜
 魯肅 黃蓋 丁奉 虞翻

英雄記鈔

魏 王 蔡 堪 南城 包 蔡 校

劉表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宮博求儒士使蔡母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表病上備領荆州刺史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

劉馬

劉馬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隄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馬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馬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

劉範

劉範聞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記 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鎖械於郿塢為陰獄以繫之 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英雄記

英雄記

劉璋

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賴川扈瑁為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肅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韙進攻荆州屯胸臆上蠡下如振反 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溫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中州大姓口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

劉備

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眾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約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而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備軍在廣陵饑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 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為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 備在荆州數年嘗於表生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袁紹攻公孫瓚劉備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備俱救之時備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畧得饑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備備遂去楷歸謙表備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

袁成

袁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生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數責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曰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 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為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袁譚

初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為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欲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倚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為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詈詣太祖

董卓

董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有二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

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搗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于道邊又收苗母無陽君殺之棄尸于苑枳落中不復收斂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卓嘗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裹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彗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為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于郿者斂聚董氏尸于其側而焚之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尸吏暝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于郿卓塢中金有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公孫瓚

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一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瓚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于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瓚營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為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進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

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冠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告以號馬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臧成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于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陞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為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周處伍瓊

處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諸葛亮

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遊遊何必故鄉邪

逢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其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于紹紹問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

閔貢

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維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維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何苗

何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晏共殺苗於朱爵闕下

李傕郭汜

李傕北地人郭汜張掖人一名多

丁原

丁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曷有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更用

呂布

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袁紹分部攻布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 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 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二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偽使人于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于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內不說布初入徐州與書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于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南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于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平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絡繹復致若兵器戰具它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遣下邳 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蓄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于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于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

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眾寡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恣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于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瑯琊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又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齋設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布遣許汜王楷告急于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雖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 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為厚布默然

楊及

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川太守

高順

高順為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餽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劉虞

劉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 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據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張瓚

先是有童謠曰燕南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 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關靖

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奉

楊性

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

曹純

曹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

張遼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 太祖既征孫權遣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十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卒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其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跋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遼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文聘

孫權嘗自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救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許褚

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為流失所中死褚右手並汧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從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

韓馥

韓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於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與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曰兵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孔佃

孔佃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王匡

王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于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

鄉里起家拜河南太守

橋瑁

橋瑁字元偉元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

袁遺

袁遺字修業為揚州刺史為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

王修

修一名子儀字殊表

附王隱載儀高亮雅直後為司馬子儀字偉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柏樹袁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悴未嘗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為袁刈麥者袁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袁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袁為屬袁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江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于門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泣涕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恥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褒獨以為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為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褒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韻問褒曰吾薄志畢願山數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兄子壘父子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韻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袁曰安有壘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

孔融

孔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宜畧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願推平

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祭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郝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

華歆

華歆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張昭

權與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惡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然有慙色遂罷酒

顧雍

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于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亡敬諫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卧譚立過一時乃見遣

張紘

張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與紘策從事追舉茂才移

書發遣絃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重惜絃欲以自輔答記不遺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周瑜

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楊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澗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鄧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問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瑜少精意于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魯肅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逼乎又自植楮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

黃蓋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 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陵江人也 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剖舟以示奢也 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常與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戰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

丁奉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尊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虞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鉞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識
右王粲英雄記鈔一卷隋志本八卷名漢末英雄記下注云殘缺而唐志更作十卷書已久亡此乃從裴松之注三國志中采出故謂之鈔予既重刊是書因取三國志注覆加校勘則見其中多遺漏舛錯如於李傕郭汜注則有楊奉韓暹於袁術傳注則有陳溫於劉璋傳注則有龐羲於孫破虜傳注則有張咨胡軫與及涼茂傳注名在八及中皆棄不錄而其尤紕繆可笑者莫如於張楊傳注引記云楊性仁恕遂斷為楊性作一人於呂布傳與張楊合文注引記楊及諸將部曲遂以楊及二字斷作一人又因公孫贊張瓚同名輒將袁紹傳注記文入公孫瓚而以公孫瓚本傳注所引記文反作張瓚并傳注文義亦未參考其他割取本傳或掠注中他書混入是記者尤多豈或別有所據耶而後漢書袁紹傳注引英雄記劉子惠耿武關紀事何以不錄又藝文類聚北堂書鈔於曹公因劉備泄語咋舌及呂布目劉備大耳兒事皆明引英雄記亦不見收則此鈔要不過隨意撮拾以備一家之言而已非善於纂述者也汝上王謨識

高士傳序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求索之義禮有元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畧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離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諡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翼皆不錄也皇甫謐撰

高士傳目錄

卷上	被衣	王倪	齧缺	巢父	許由	善卷	子州支父	壤父	石戶之農
	蒲衣子	披裘公	江上大人	小臣稷	弦高	商容	老子李耳		
	庚桑楚	老萊子	林類	榮啓期	荷蕢	長沮桀溺	石門守		
	荷蓀大人	陸通	曾參	顏回	原憲				
卷中	漢陰丈人	壺丘子林	老商氏	列禦寇	莊周	段干木	東郭順子		
	公儀潛	王斗	顏觸	黔婁先生	陳仲子	漁父	安期生	河上丈人	
	樂臣公	蓋公	四皓	黃石公	魯二徵士	田何	王生	摯峻	
	韓福	成公	安丘望之	宋勝之	張仲尉	彭城老父	韓順	鄭樸	
	李宏	向長	閔貢						
卷下	王霸	嚴光	牛牢	東海隱者	梁鴻	高恢	臺佟	韓康	卞詵
	任棠	摯恂	法真	漢濱老父	徐穉	夏馥	郭太	申屠蟠	袁閔

高士傳卷上

姜肱 管寧 鄭元 任安 龐公 姜岐 荀靖 胡昭 焦先

晉皇 甫 謚 著 南城張斯涵校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齶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懼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止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蚍且甘帶鴉鴉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騫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溢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由曰齧缺可以配天子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坂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天何足以配天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貧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許由

許由自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簪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餘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為實乎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過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蓬蒿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善卷

高士傳

高士傳

二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感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不作為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子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曰捲捲乎戶之為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後舜讓天下于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

莫知所終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江上大人

江上大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大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大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大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珪金于鑑吾尚不取何用劍為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為相求夫人不能得每食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大人乎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二往而不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為五霸之長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為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為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二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備杞子奔齊孟明至都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于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

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為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避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酒然異之今吾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于老聃之言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椽木為牀著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稚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感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畦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而之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畱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抑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若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荷蕢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磬磬乎莫已

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未之難也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是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正不與易也

石門守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時人賢焉

荷蓀丈人

荷蓀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八佞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坐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入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

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金歡妻戴經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峩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單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為絲麻藟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榻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下容軒來見原憲原憲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遂逡巡而有慚色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高士傳卷中

漢陰丈人

高士傳

漢陰夫人者楚人也子貢過楚過漢陰見夫人為團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從前輕絮水若柶其名為樛用力寡而見功多夫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有間夫人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夫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結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志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壺止子林

壺止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止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止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為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斷其術者十友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者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晤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老商如一引吾並席而坐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為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魯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中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為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里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為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

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度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干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曲

王斗

王斗者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顏觸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顏觸

顏觸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龍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繼曰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前匄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履妻擘繮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為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為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原曰舉世混濁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歟其醜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為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安期生

高士傳

安期生者瑯琊人也受學河上大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玉為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河上大人

河上大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大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大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為道家之宗焉

樂臣公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為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爭往干世主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為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為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尊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為參師然未嘗任以壽終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遠迤暉暉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甚甚大富貴之畏人不知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為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諳黃石公欲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許愕然欲毆之為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良且視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魯二徵士

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通不敢致而去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從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授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為易者宗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為書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友當時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為帝是謂景帝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庭中立王生戰解顧謂釋之為我結鞶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鞶乎王生曰吾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鞶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所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怯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為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怯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所居人立祠號曰所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謂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之法上不能折使即二人就受政事十三篇

安止望之

安止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官號曰安止大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為高愈日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止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神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為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揚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

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日不然吾宿于家人定而後未
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
沖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為太子師
友祭酒耻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斂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
悲既而曰嗟乎董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眾莫知其誰也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詣王莽末隱于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
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賫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為師順
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聞囂然不致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
以貧潔自終焉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揚雄感稱其德曰谷口
鄭子真耕于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李宏

李宏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宏嘗被召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
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揚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于河舌之間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
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辭乃止潛德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
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執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
名山竟不知所終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以生蔬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
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
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復以博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敕吏常給焉
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高士傳卷下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官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
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
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常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
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元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

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持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為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大丈夫立義不與帝友眾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披髮稱疾不答詔命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為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去失恐以豕償之其主猶為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鄰家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遷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臯伯過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皆延陵季子葬於臯廡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耀終身不仕焉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峯鑿穴而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襄粟為贄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綬撫牧養夕惕匪惑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賣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遂遊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元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

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入牛修道橋及見康紫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正訢

正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為羣郡守始召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昔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屈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純遠不及慎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避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盛明四海開闢策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馬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免世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任崇

任崇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為漢陽太守到先就家侯馬崇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傲參思其為意良久曰崇置一盂水者欲諭太守清也投一本薤者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諭太守開門恤幼也終亦去不言語微不至及

贊恂

贊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涓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麟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魁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顏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且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獎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為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嘗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賔末若欲更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元纁屈也臣願聖明就如家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遊形遠世豈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達斯語諸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逆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徐穉

高士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南陳蕃為豫章太守因推薦穉於朝廷由是五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公薨輒身赴弔太守黃瓊亦嘗辟穉至瓊薨歸葬江夏穉既聞即負笈徒步豫章三十餘里至江夏塚墓前致辭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賈馥

賈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諸生質直不苟動必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惟馥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馥雖不交時官無聲名為節等所憚遠與汝南范滂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為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縣各捕以為黨魁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鬚變服易形入林慮山中為冶工容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而無知者後詔委放儉等皆出馥獨嘆曰已為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債作不歸家人亦不知其處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止鄉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潛車三返乃得馥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為吏數曰大夫何能執鞭笞首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彦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眾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頽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女玉為父報讐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知哀於配善其言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哀毀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袁閔

袁閔字真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于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自不着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日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臥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為掾為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避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元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于天下年七十七卒于家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散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

漢魏叢書

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着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着舊布單衣加首絮中遼東郡國圖形於府殿號為賢者

鄭元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元少好學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歷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元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元元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為任徵君云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鼈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其携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邳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元為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為功曹岐稱病不就元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元怒益搗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元怒乃止岐於是高名愈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護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豶為事教授者滿于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為茂才為蒲坂令官不就以壽終于家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闔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詩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大尉辟不就及卒學士惜之誅靖者二十六人穎陰令正貞追號靖曰元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定先生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口州不應袁紹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幸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至嘉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着衣臥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汙皆如泥滓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交視口未嘗言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生露寢遭大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右皇甫謐高士傳三卷按晉書本傳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少有高尚之意以著述為務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屢辭徵聘終身不仕所著有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烈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諸書皆已散佚獨存高士傳通志本作十卷晁氏謂所載凡九十六人而東漢士居三之一陳氏謂自被衣至管寧惟八十七人今叢書本自被衣至焦先又九十一人數皆不合先時嵇康亦撰聖賢高士傳自渾沌至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而缺其一以自擬謐

書雖亦以自況然猶不欲以身徇名固異乎康之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者矣宋周續之獨以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注而於謚書無取焉非篤論也汝上王謨識

蓮社高賢傳

晉撰人闕

金谿江幼光校

慧遠法師

法師諱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渡江從學范甯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刹於大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初聞安師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給燈燭之費安師聞之曰道士誠知人師神明英越志與理冥至二十四大善講貫有客聞說實相義往復問難彌增疑昧師為引莊子之說以相比類惑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廢外典常臨眾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將符丕為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者德臨歧皆蒙誨蓋唯師不聞一言即跪詣曰獨無訓勅懼非人類安師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晉孝武帝至尋陽見廬山開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湧出尋陽亢旱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浸眾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宏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闊素沙布地椶柎文梓克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此山儀形九疊峻聳天絕而所居盡林壑之美背負廬峰旁帶瀑布清流環階白雲生棟廬山記匡裕先生殷周之際受道於仙人即巖成鐘人稱神仙之廬因名廬山尋陽記山高三千三百六十九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水亦九派郡國志疊嶂九層包藏仙踪別營禪室最居靜深凡在瞻履神清氣肅師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毒龍瑞迹欣感於懷後因邪舍律士叙述光相乃背山臨流營築龕至淡采園寫望如烟霧復製五銘刻於石江州太守孟

美鬼崇文書

蓮社高賢傳

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參軍王穆夜孝廉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山巖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珍常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果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荆楚為之語曰陶惟劍推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奉之因製文殊瑞像讚嘗謂諸教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實不期而至者慧永同師安公慧持遠師同道生曇順並羅弟僧叡曇恒道曷曇說道敬並遠師佛馱邪舍此云覺明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名儒劉程之號遺張野周續之張銓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眾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為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師神貌嚴宿瞻仰者則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留座隅而去法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弟子慧寶曰諸君膚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常至上值師講法華欲致難趣內慄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言貌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荊州入山展敬與師俱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師亦曰君之才辨如此流泉後人名其處司徒王謚護軍王默並欽慕風德遙致敬禮書往反盧循據江州入山詣師師少與循父遐同為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為國寇得不為人疑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足懼及宋武進討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大何可疑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有行者嘗來侍師善驅蛇蛇為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虎往來時見形迹未嘗傷人人號遊山虎師與社眾每遊憩山上方峰頂患去水遠他日有虎跑其石水為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峰製涅槃疏因名擲筆峰初是大教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曠歲來還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凝滯後僧伽提婆至即請重譯及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興師即製序以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曰傳譯來既粗聞風德經言永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宏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龜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向致禮獻心盧岳及佛馱跋陀羅至師即請出禪數諸經於是禪戒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闡與理合秦主欽風以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為二十卷而為之序羅什譯智桓元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疾不往元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於遠請公勿屈元曰仲堪死人耳及元見師不覺屈膝所懷問難不敢復發及語至征討師即不答元後以震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止辭以答元不能強既而欲沙汰眾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修行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于此者悉當罷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元悉從之初庾冰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禮及元在姑熟復申冰議師答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王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達道豈得與世典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不變其化盡為宅泥洹即涅槃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冥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流動無窮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明體極不兼應謂歷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內而不可并御於方外故曰不兼應天地之道盡於運化帝主之德理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五明形盡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往來無窮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遂物耳有頃元篡位即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推奉主之情故令與今事既在已宜進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元西奔安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勸師候迎師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答

師嘗講喪服經當是禮記小記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奏承旨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

面受於釋和尚今便稱雷氏邪陸德明毛詩音義云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詩義於遠法師亦此類也釋惠安惠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立十二葉

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為行道之節謂之蓮花漏僧徹善篇讀嘗至山南攀松而笑和風遠集眾鳥悲鳴超然

有自得之趣退諮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唸一笑可得為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為非法徹唯此而止師居山三

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於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觀聖相沉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梅夕於般若臺之東

龕方從定之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

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邪舍慧持義熙八年劉

道民義熙六年在佛之側乃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師語法淨惠實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想今復見之

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即寢疾製遺誡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必盡之期便欲絕

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類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違離

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往疾之深今於至時露骸松林之下即嶺為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

禮汝等勿違苟神理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號慟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

期始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侃奉全軀舉瘞於西嶺累石為塔謝靈運立

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立碑於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者老請以豉酒治病師曰律無通文請飲

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刻在

與府自佛圖澄道安師遠法師曇順僧叡五世為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謚辨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謚正覺南

塔李先年號即晉高大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謚圓悟大師凝寂之塔祖皇帝天福四年也

西林法師慧永河內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門曇現初集禪於恒山與遠師同依安法師期結宇羅浮及遠師為

安公所留師乃欲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素抱道風乃留築廬山舍宅為西林以奉師布衣蔬食清

心克己容嘗含笑語不傷物峰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師

之來龍泉桓伊為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如之嘗因法事至近邑還山薄暮為橋營主醉騎馬當道

遮師不聽去師以杖指馬驚走營主仆地師捧慰之遂還營主病往寺悔罪師曰非貧道意為禱之尋愈鎮南將軍

何無忌鎮尋陽至虎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望從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衲衣半脛荷錫捉鉢松下飄然

而至無忌謂眾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標誠植願動在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歛衣求屣欲起眾驚問

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日方歇葬於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唐元宗朝詔重建塔亭追謚覺寂大師實智之

塔

慧持法師

法師慧持

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八尺衲衣垂膝徒屬三百師為上首豫章太守范甯請師講法華經阿昆曇論四方

雲聚瑯琊王恂與范甯書問遠持一公款愈甯誠謂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今如弟誠未之有况復賢邪羅什在闕

中遙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兄入蜀遠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師曰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

割欲求道止以西方為期耳即悵然而別至成都俾縣居龍淵寺大宏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順寂春

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間經籍付道泓西間法與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發並能

係軌師蹤焉

道生法師

蓮社高賢傳

三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辨雖宿望莫敢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闕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二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萬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竟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成文卷經云除一闍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止因闍提舍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喝闍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遂顯大眾擯而遣之師正容誓之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癘疾若與實相不肯願舍壽之日踞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闍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媿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闍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日學眾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嚴實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眾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沙門龍御地筵食良久眾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曰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一眾從之莫不歎其機辯時王宏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眾見塵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誓有証翌日葬於廬山之西阜初關中僧肇始註維摩詰經世咸玩味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畢泥洹小品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頓悟不受報等論

曇順法師

法師曇順黃龍人幼出承訓羅什講釋群經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品也後來廬山同修淨業寧鸞校尉劉遵孝於江陵立寺要師經始感宏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二年別眾坐逝異香滿室春秋七十九

僧叡法師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綜達即出金贖之後遊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詔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人見天什曰以此言過質耳叡曰將非人天兩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眾經聽者推服宋彭城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闈來學王乃入寺祇奉戒法王以貂裘奉師常用數坐王密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在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加敬謝靈運篤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為著十四音訓梵漢昭然元嘉十六年無疾告眾曰吾將行矣即面西合掌而亡眾見卧內有金蓮花皎爾而隱春秋八十五

曇恒法師

法師曇恒河東人童孺依遠公出家年甫十三便能講說內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常有羣鹿馴遶座隅自入廬山專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一

道炳法師

法師道炳潁州人陳氏幼出家為遠公弟子該通經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為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度眾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眾念佛就坐而化春秋七十一

曇說法師

法師曇說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說注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窮通論以明宿修遂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盡其理人知其有密證云元嘉十七年集眾謂曰

漢魏叢書

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即跏趺念佛百聲閉息遂絕春秋八十

道教法師

法師道教琅琊王氏祖凝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
稟一戒以為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止許之篤志念佛晝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邪山宋永初元年謂眾曰先師
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眾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佛馱邪舍尊者

尊者佛馱邪舍晉明廟賓國婆羅門種有沙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歐之遂手足攣蹙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即
請此沙門悔過旬日乃瘳因令邪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邪舍曰虎已飽必不傷人前行中道果見
餘骸至十五誦經日至萬言以分衛廢業為憂其語分衛晉言乞食一羅漢來代乞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
為諸人重至二十猶為沙彌復為舅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內眾外道皆有五明內五明者一聲明二醫才明三咒術明四工巧明五因明外五明者前四并同後一是指即明
至沙勤國待遇隆厚既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昆曇論十誦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符堅遣呂光伐龜茲執
羅什師聞歎曰我與羅什未盡懷抱今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感宏法化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
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咒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追之不及問弟子何所覺耶答
曰唯聞疾風流馨兩目有淚師又咒水洗足乃止既達姑臧什已入長安聞姚主逼以妾媵歎曰羅什如好綿繡何
可使入棘林羅什勸姚主遣使迎師既至別立省寺於逍遙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將至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譯
出十住經師更相徵決辭理方定師髭赤善解昆婆沙論時人號亦髭論主秦宏始中譯出四分律四卷長阿舍經
二對義熙八年來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自廟賓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涼州

佛馱跋陀羅尊者

尊者佛馱跋陀羅晉賢姓釋迦迦維羅衛國人甘露飯王苗末也幼亡父母出家為沙彌年十六博學窮經深達禪
律嘗與僧伽達多共遊廟賓達多閉戶禪坐忽見師來云暫往兜率致信彌勒言訖便隱後益見其神變敬心祈問
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嚴至廟賓觀法眾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未遇真匠將何發悟即諮詢於眾眾
能逐我祈諸流化東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襄糧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於青州東萊
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師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眾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祇說得果中色空不說
得因中色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眾微空眾微空故一微空中無眾微眾微空中無一微往復數番羅
什周測秦主與供僧三千感修人事而師禪靜自守忽謂弟子曰吾見本國五舶俱發眾謂妄言因共擯棄乃與弟
子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發至廬山香谷菴舍而居城蒲蜀時會連社遠公謂師被擯過由門人縣記五舶於律無
犯即遣弟子曇邕致書秦主為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譚出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耽禪悅師志在遊化西適江陵持
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還都立道場寺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四
年吳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叔度請師為主譯與沙門法業慧義慧嚴慧觀等為筆授譯成六十卷有二青衣且
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年
念佛而化塔於廬山北嶺

劉程之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為府參軍
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為答曰君臣相疑吾何
為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銓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
思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鑿石為誓文以志其事文見廬山集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元理兼持禁戒宗

漢魏叢書

蓮社高賢傳

張等感歎仰之嘗貽書關中與什摩揚推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于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人七寶池蓮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頂有圓光胸出卍字卍字首萬是佛指具萬德之相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遍后時盧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復次供養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眾別卧床上面西合手氣絕勅子雅積土為墳勿用棺槨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廬山集載感應事跡甚詳

張野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野學兼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一味之甘與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廬山依遠公與劉雷同尚淨業及遠公卒謝靈運為銘野為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父歿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感過於成人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閑居窮研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註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于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武帝踐祚召至都問館郭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于瞿圃三義辨析精異上甚說或問身為處士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桔槔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號通隱先生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

七

張銓

張銓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嗜典墳雖耕鋤猶帶經不釋朝廷徵為散騎常侍不起庾悅以其貧起為尋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為安若屈志就祿何足為榮乃入廬山依遠公研窮釋典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疾向西念佛安卧而卒春秋六十五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辨富於學識教授諸子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元理殷仲堪桓元並以主簿辟皆不就劉毅領荊州復辟為主簿答曰棲丘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斌為南平守逼與俱還江陵閑居絕俗劉裕辟太尉掾不就二兄卒累甚眾頗營稼穡武帝勅南郡長時致餼資衡陽王義季在荊山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秋草時過即廢宋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徵為通直郎太子建徵為中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尚志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雅好山水往必忘歸西陔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山中懷高尚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悉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立學館雞籠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釋和尚遊餐風二十餘載淵工既傾復與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勵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

漢魏叢書

蓮社高賢傳

六

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就復徵詣京師崇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華林園入延賢堂為太子諸王講經禮是年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素業官至豫章郡丞

百二十三人傳

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入關中見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携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上采服五采也彩俗下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却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床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布裹錫杖遙為按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象變白象赫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顛聞於朝勅建法華寺初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於庵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且雉頰即為瘡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后其家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尚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解衣視掖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授有義因名以翼

曇邕楊氏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來廬山依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於山西以自居止有弟子曇果澄思禪門一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曰家師在此可往求之邕忽見一人著袷衣風神瑞雅從者三十人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國二鋤為觀禮謝而去師后往荊州行化卒於竹林寺

僧濟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憑此建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延僧誦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覺自東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於掌徧事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及欲體三日不變異香郁然

慧恭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為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于淨土繫想則過人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聾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昧昧如癡哉後七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于是叩頭雨泣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眾欣然奮迅而滅義熙十一年也山集有恭道臨終感應詩法安初依遠公為弟子妙善講說兼習禪業律身持戒為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虎居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數安遊其村居民皆早閉門避之樹下禪坐須臾虎負人至見安驚喜跳伏安乃為說法授戒有頃而去明旦居民見安謂是神人相率禮敬因改神廟立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捨為寺業嘗欲畫像須銅青慮不可致忽夢一人跪床前云此下有銅鐘寤即掘之果得二鐘取青成像而以銅助遠公鑄佛後不知所終

關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洛陽白馬寺夜中為公則修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作金色空中有聲曰我是關公則祈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言訖無所見

陸修靜吳興人早為道士置館廬山時遠法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每送客至此輒有虎號鳴因名虎溪后送客未嘗過獨陶淵明與修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為三笑圖宋泰始三年羽化于京師賜謚簡寂以故居為觀雲笈七籤本傳云元徽五年化

不入社諸賢傳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時人以為實錄初為建威將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復屈身異代居潯陽柴桑與周續之

漢魏叢書

蓮社高賢傳

七

劉遺民並不應辟命世號潯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閣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
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扣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一兒昇籃輿以行時遠
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謝靈運祖元有功晉室靈運為康樂公主孫襲封康樂公文章為江左第一應為江右嘗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
山則去後齒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至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伏乃即旨築臺翻涅槃經鑿池植白蓮時遠公諸賢同
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或云為東靈運嘗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

范甯字武子篤學多所通覽時虛浮相扇儒雅日替甯以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臯深於桀紂乃著論非之累
遷中書侍郎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出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起學堂工用彌廣刺史王凝之上言抵罪免官歸家遠
公招之入社而甯竟不能往

十八賢傳始不著作者名疑自昔出於廬山耳熙寧間嘉禾賢良陳令舉舜俞粗加刊正大觀初沙門懷悟以事
迹疎略復為詳補云

識
右蓮社高賢傳一卷本不著作者姓名自隋唐志是陳二家俱未見書目原跋謂自昔出於廬山宋熙寧間嘉禾賢
良陳舜俞粗加刊正大觀初沙門懷悟復為詳補而是書始顯然此十八高賢皆晉宋時人則此傳亦當為晉宋時
書故仍從唐宋叢書採補其曰蓮社者謂謝靈運在廬山鑿池種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靈
運嘗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夫既不許其入社而又取其所種之蓮以名社則人之稱斯社也其謂之
何但如遠公始欲從學范甯卒乃傳經雷次宗周續之以一釋和尚而能為功經學前此所未有也白香山為劉軻代
書謂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以來儒風絲絲不絕而皆由遠公倡之人錄其書又豈獨為釋氏提振宗風耶汝上王謹識

神德傳序

予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云仙化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予答曰秦大
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餘人然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得一者也故甯子入
火而陵煙馬皇見迎于護龍方回變化于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消于餌木以著經嘯父別火于無窮務光游淵以
哺薤仇生却老以食松邱疏煮石以練形琴高乘鯉于碣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凡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
高商邱咀旨蒲以無終雨師鍊五色以屬天子轡兩虬于元塗周晉跨素鶴于緱氏軒轅控飛龍于鼎湖葛由策
木羊于綏山陸通匪遐紀于臺廬蕭史乘鳳而輕舉東方飄幘于京師犢子鬻桃以淪神主柱飛行以餌砂阮邱長
存于睢嶺英氏乘魚以登遐脩羊陷石于西岳馬丹迴風以上徂鹿翁陟險而流泉園客蟬蛻于五華子今復抄集
古之仙者見于仙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者儒所論以為十卷以傳知真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思不經
微者亦不彊以示之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略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于劉向
多所遺棄也晉抱朴子葛洪稚川題

神仙傳目錄

- 卷一 廣成子 老子 彭祖 魏伯陽
- 卷二 白石先生 黃初平 王遠 伯山甫 馬鳴生 李八百 李阿
- 卷三 河上公 劉根 李仲甫 李意期 王興 趙瞿 王遙 李常在
- 卷四 劉安 陰長生 張道陵
- 卷五 泰山老父 巫炎 劉憑 樂巴 左慈 壺公 蒯子訓
- 卷六 李少君 孔元方 王烈 焦先 孫登 呂文敬 沈建 董奉

神聖專

漢魏叢書

卷七

太元女

西河少女

程偉妻

麻姑

樊夫人

嚴清

帛和

東陵聖母

葛元

卷八

鳳綱

衛叔卿

墨子

孫博

天門子

玉子

沈羲

陳安世

劉政

卷九

茅君

蘇仙公

孔安國

尹軌

介象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卷十

沈文泰

涉正

皇化

北極子

李修

柳融

葛越

陳永伯

董仲君

王仲都

離明

劉京

清平吉

黃山君

靈壽光

李根

黃敬

甘始

平仲節

宮嵩

王真

陳長

班孟

董子陽

東郭延

戴孟

魯女生

陳子皇

封衡

神僊傳卷一

晉葛洪著

貴溪龔學聲校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禽不待候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閉居三月後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我道者上為皇夫吾道者下為土將去汝入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于李家猶以李為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為元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祿圍子堯時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皆見于羣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澄清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德道術之士何時暫多是以伏羲以來至于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于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之元孫瑕仕于漢瑕子解為膠西王太傅家于齊則老子本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為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恠故吐舌聃然遠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為主並老仙經秘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語多虛妄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頰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算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踏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至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為老子夫人受命自有神通遠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為道主故能為天神所濟眾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凡丹八石金醴金液

次存元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為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也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嘗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丘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淨志是皆無益于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為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虻噬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汨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自驅矣夫子修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擊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矣使道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公之跡以于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為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為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為鈎罾而投之未嘗不鈎而制之也至于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于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猴之貌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不以己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貧子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遠索債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債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于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債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元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意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元真符立出于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元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並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漢靈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貴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實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疎廣父子深逢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清貴及諸隱士共導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顛沛于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為宗也

彭祖

彭祖者姓篋諱鏗帝顛頊之元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于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魚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竊然無為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痺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于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于鼻口中逢十指末尋即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又采女者亦少得道和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于掖庭為立華屋

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軒往問道于彭祖既而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為其次當養愛精神服約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約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服而生三歲而失母遇夫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為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翔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為蛤雉化為蜃失其本真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彊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眾精莫敢犯五兵百毒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為累乃可為貴耳人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感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遷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約百裘不如獨卧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為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為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于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

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取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畫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已謝過卧起早晏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真不然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為道不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居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為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為以示始涉門庭者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秘之乃下令國中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間人于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嬈王失道而祖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于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為彭祖經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日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即不可服乃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謂弟子曰作丹唯恐不成既今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嘗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即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

神僊傳

耳今服之既死焉用此為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乃始懼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陰陽注之殊失其旨矣

神僊傳卷二

白石先生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十餘歲矣不肯修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為主而金液之藥為上也初以居貧不能得約乃養羊牧猪十數年間約衣節用置貨萬金乃大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故號曰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四十許人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間故時人呼曰白石先生為隱道仙人以其不汲汲于昇天為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黃初平

黃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卿弟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平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見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往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于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唯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親族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遠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觀之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通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板裏削之愈分明遠無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供養之同郡太尉陳耽為遠營道室且又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遠在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皆然六畜繁息田桑倍獲遠忽語陳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遠死耽知其仙去不敢下着地但悲啼嘆息曰先生捨我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衣裝之至三日夜忽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耳遠卒後百餘日耽亦卒或謂耽得遠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也初遠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為屍解如從狗竇中過耳于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鬢髮鬢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危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布置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鞞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天而下懸

集子庭從官皆長文餘不從道術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名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曰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遠便親觀願未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半于遠也麻姑至蔡經舉家亦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于頂上作髻餘散髮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皆世之所無也入拜遠遠為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無限也饋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于內外壁脯而食之云麟脯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淺于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陵陸乎遠嘆曰聖人嘗言海中將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見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來得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謂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意地上酒不中尊飲且麻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心中心念曰昔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于是遠使引前與語此人便欲從驅使比于蔡經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終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並一傳著以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血食作祟禍者便帶此符以傳勅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

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當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其書廓落大而不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並符傳于小箱中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知目見又知方來去言無不效其外甥女年老多病乃以藥與之女時年已七十轉還少色如桃花漢武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答一老翁俛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吾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令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有一百三十歲兒七十一後入華山去

馬鳴生

馬鳴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為縣吏捕賊為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鳴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神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為負笈西之女凡山北到元邱南至盧江周遊天下勤苦歷年及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恒居人間不過三年輒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車馬並與俗人皆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怪其不老後乃白日昇天而去

李八百

漢魏叢書

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為號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知漢中唐公昉有志不遇名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為作客傭賃者公昉不知也八百驅使用意異于他客公昉愛異之八百乃偽病困當欲死公昉即為延醫合藥費數十萬錢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于顏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徧身體膿血臭惡不可忍近公昉為之流涕曰卿為吾家使者勤苦歷年常得篤疾吾取醫欲令卿愈無所吝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百曰吾瘡不愈須人舐之當可公昉乃使三婢三婢為舐之八百又曰婢舐不愈若得君為舐之即當愈耳公昉即舐復言無益欲公昉婦舐之最良又復令婦舐之八百又告曰吾瘡乃欲差當得三十斛美酒浴身當愈公昉即為酒具著大器中八百即起入酒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昉曰吾是仙人也子有志故此相試子真可教也今當授子度世之訣乃使公昉夫妻並舐瘡三婢以其浴酒自浴即皆更少顏色美貌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作藥藥成服之仙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常乞于成都市所得復數賜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所止或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谷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微嘆者則有深憂如此候之未嘗不審也有古強者疑阿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強刀以擊石乃折壞強憂刀敗至旦隨出阿問強曰汝愁刀敗也強言實恐父怪怒阿則取刀左手擊地刀復如故強隨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奔車阿以脚置其車下轆脚皆折阿即死強怖守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撫脚而復如常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後語人被崑崙山名當去遂不復還也

神僊傳卷三

河上公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字漢文帝時公結草為庵于河之濱帝讀老子經頗好之勅諸王及大臣皆誦之有所不解數事時人莫能道之聞時皆稱河上公解老子經義旨乃使齋所不決之事以問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幸其庵躬問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公即撫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去地數丈俛仰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小任大憂于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真以暗昧多所不了惟願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素書三卷與帝曰熟研之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余注此經以來一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以示非其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泯合帝甚貴之論者以為文帝好老子之言世不能盡通故神人特下教之而恐漢文心未至信故示神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耶

劉根

劉根者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少明五經以漢孝成皇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磳巖峻絕之上直下五千餘丈夏不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色如十四五歲人深目多鬚鬢皆黃長三四寸每與坐或時忽然變著高冠元衣人不覺換之時衡府君自說先祖與根同歲者至王莽時頻使使者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使府椽王珍問起居根不答再令功曹趙公往山達敬根唯言謝府君更無他言後穎川太守高府君到官郡民大疫死者過半太守家大小悉得病高府君復遣珍往求根請消除疫氣之術珍叩頭還府君之言根教言于太歲宮氣上掘地深三尺以沙著其中及酒沃之君依言病者悉愈疫氣尋絕每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以根為妖遣吏召根擬戮之一府共諫府君府君不解如是諸吏遂根欲令根去根不聽府君使至請根根曰張府君欲吾何為耶間當至耳若不去恐諸君招咎謂卿等不敢來呼我也根是日至府時賓客滿座府君使五十餘人持及杖繩

神僊傳

神僊傳

索而立根顏色不忤府君烈聲問根曰若有何道術也答曰唯唯府君曰能召鬼乎曰能府君曰既能即可促鬼至廳前不爾當大戮根曰召鬼至易見且借筆硯及奏按鏡鎗然作銅鐵之聲聞于外又長嘯嘯音非常清亮聞者莫不肅然眾客震悚須臾廳上南壁忽開數丈見兵甲四五百人傳呼赤衣兵數十人齎刀劍將一車直從壞壁中入來又壞壁復如故根初下車上鬼其赤衣便乃發車上被見下有一老翁老姥大繩反縛囚之懸頭廳前府君熟視之乃其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流涕不知所措鬼乃責府君曰我生之時汝官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汝何為犯神仙尊官使我被收困辱如此汝何面目以立人間府君下階叩頭向根伏罪受死請求放赦先人根勅五百兵將囚出散遣之車出去南壁開後車過壁復如故既失車所在根亦隱去府君惆悵恍惚狀若發狂妻登時死良久乃蘇云見府君家先捉者大怒言汝何故犯神仙尊官使我見收今當來殺汝其後一月府君夫婦男皆卒府君塚王珍數得見數承顏色懽然時伏地叩頭請問根學仙時本末根曰吾昔入山精思無所不到後如華陽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者十餘人左右玉女四人執采旄之節皆年十五六餘載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余曰爾聞有韓眾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余乃自陳曰某少好道而不遇明師願習方書按而為之多不驗豈根命相不應度世也有幸今日得遇大神是根宿昔夢想之願願見哀憐賜其要訣神未肯告余余乃流涕自搏重請神人曰坐吾將告汝汝有仙骨故得見吾耳汝今髓不滿血不煖氣少腦減筋息肉沮故服藥行氣不得其力必欲長生且先治病十二年乃可服仙藥耳夫仙道有昇天躡雲者有遊行五岳者有服食不死者有屍解而仙者凡修仙道要在服藥藥有上下仙有數品不知房中之事及行氣導引並神藥者亦不能仙也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積日月矣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雖不即乘雲駕龍亦可役使鬼神變化長生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駐顏斷穀益氣不能使人不死也上可數百歲下即全其所稟而已不足久賴也余頓首曰今日蒙教乃天地神人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

過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成鬼祭祀之則得歡饗故欲人死也夢與惡人鬥爭此尸與神相戰也余乃從其言合服之遂以得仙珍又每見根書符了有所呼召似人來取或數聞推問有人答對及聞鞭撻之聲而悉不見其形及地上時時有血莫測其端也根乃教珍守一行氣存神坐三總六紀謝過上名之法根後入鷄頭山仙去

李仲甫

李仲甫者豐邑中益里人也少學道于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書生姓張從學隱形術仲甫言卿性褊急未中教然守之不止費用數十萬以供酒食殊無所得張患之乃懷匕首往先與仲甫語畢因依其聲所在騰足而上拔匕首左右刺斫仲甫已在牀上笑曰天下乃有汝輩愚人道學未得而欲殺之我寧得殺耶我真能死汝但恕其頑愚不足問耳使人取一大來置書生前曰視我能殺大否大適至頭已墮地腹已破乃叱書生曰我能使卿如大行矣書生下地叩頭乃止遂赦之仲甫有相識人居相去五百餘里常以張羅自業一旦張羅得一鳥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嶽山去不復還也

李意期

李意期者本蜀人傳世見之漢文帝時人也無妻息人欲遠行速至者意期以符與之並丹書兩腋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而還或說四方國土宮觀市廛人未曾見聞說者意不解意期則為攝土作之但盈寸其中物皆是須臾消滅或行不知所之一年許復還于是乞食得物即度與貧人于城都角中作土窟居之冬夏單衣飲少酒食脯及棗栗劉元德欲伐吳報關羽之死使迎意期意期到甚敬之問其伐吳吉凶意期不答而求紙畫作兵馬器仗十數萬乃一裂壞之曰咄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乃徑還去備不悅果為吳兵所敗十餘萬眾纒數百人得還甲器軍資略

盡元德忿怒遂卒于永安宮意期少言人有所問略不對答蜀人有憂患往問之吉凶自有常候但占其顏色若歡悅則善慘戚則惡後入琅琊山不復見出也

王興

王興者陽城人也居壺谷中乃凡民也不知書無學道意漢武上嵩山登大愚室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等齋潔思神至夜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顛垂下至肩武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嶷之神也聞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神人所在帝顧侍臣曰彼非復學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為之採菖蒲服之經二年帝覺悶不快遂止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興聞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採服之不息遂長生得鄰里老少皆云世見之竟不知所之

趙瞿

趙瞿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重垂死或告其家云當及生棄之若死于家則世世子孫相蛀耳家人為作一年糧送置山中恐虎狼害之從外以木砦之瞿悲傷自恨晝夜啼哭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三人問瞿何人瞿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乞叩頭求哀其人行諸砦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問瞿必欲愈病當服藥能否瞿曰無狀多罪嬰此惡疾已見疎棄死在旦夕若則足割鼻而可活猶所甚願况服藥豈不能也神人乃以松子松柏脂各五升賜之告瞿曰此不但愈病當長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廢瞿服之未盡病愈身體強健乃歸家家人謂是鬼其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雞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卧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內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一有二人長三尺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歡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

王遙

王遙者字伯遠都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帔敷坐于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入在獄中或狐狎鼯蛇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數十年未嘗見遙開之一夜大雨晦暝遙使錢以九節杖擔此篋將錢出冒雨而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有兩炬火道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小山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簧皆納篋中使錢擔之室中二人出送語遙曰卿當早來何為久在俗間遙答曰我如是當來也遙還家百日天復雨遙夜忽大治裝遙先有葛單衣及葛布巾已五十餘年未嘗着此夜皆取着之其妻即問曰欲捨我去乎遙曰暫行耳妻曰當將錢去不遙曰獨去耳妻乃泣涕曰為且復少留遙曰如是還耳因自擔篋而去之遂不復還後三十餘年弟子見遙在馬蹄山中顏色更少蓋地仙也

李常在

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月微者一日愈在家有二男一女皆已嫁娶乃去去時從其弟子曹家孔家各請一小兒年皆十七八家亦不知常在欲何去即遣送之常在以青竹杖度二兒遣歸置其家所卧之處徑還勿與家人語二子承教以杖歸家家人了不見兒去後乃各見死在牀上二家哀泣殯埋之百餘日弟子從郫縣逢常在將此二兒俱行二兒與弟子泣語良久各附書到二家發棺視之唯青竹杖耳乃知非死後三十餘年居地肺山更娶婦常在先婦兒乃往尋求之未至十日常在謂後妻曰吾兒欲來見尋吾當去可將金餅與之及至求父所在婦以金與之兒曰父捨我去數十年日夜思戀聞父在此故自遠來覲省不求財也乃止二十日父不還兒乃欺其母曰父不還我去矣至外藏于草間常在還語婦

曰此兒詐言如是當還汝語之汝長不復須我我在法不復與汝相見乃去少頃果來母語之如此兒自知不復見其父乃泣涕而去後七十餘年常在忽去弟子見在虎壽山下居復娶妻有父子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神僊傳卷四

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為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靈之書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為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章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為離騷經傳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乃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于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閤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貴育之氣豈能究于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嗚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驎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少年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探淵索珠之謂也薄五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綠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頭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縻世務沈淪流俗不能遺棄負爰山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渾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于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為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為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河撮土為山岳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為冥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及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為銀水鍊入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于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即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于是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為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于天子云漢法諸侯墮閑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為交親伍被曾以干私得罪于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為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即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于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為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蟲況于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八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即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元洲便遣還吳記具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為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為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廨三年後為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

神僊傳

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為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莫遇八公不能得而為公孫卿樂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陰長生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皇后之親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貴唯專務道術聞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之遂得相見便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不教其度世之法但日夕別與之高談論當世之事治農田之業如此十餘年長生不懈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歸去唯長生執禮彌肅鳴生告之曰子真能得道矣乃將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為金以示之立壇西向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鳴生別去長生乃歸合之丹成服半劑不盡即昇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不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後于平都山東曰昇天而去著書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以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為六矣二十人尸解餘並曰昇天抱朴子曰洪聞該書有之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不有學道得仙者陰君已服神藥未盡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集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數耳而俗民謂為不然以己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況仙人亦何急急令聞達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為哉陰君自敘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予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為真人行乎去來何為俗聞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氣導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至言積學所致無為合神上士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為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安于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一白石之函置置高高山一通黃檀之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緱山一封練書合為十篇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著詩三篇以示將來其一曰唯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爰又重紆子獨好道而為匹夫高尚素志不仕王侯貧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龍駕浮青雲承翼與我為仇入火不灼蹈波不濡道遙大極何慮何憂傲戲仙都顧慈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為傳奔馳索死不首暫休其二章曰予之師聖體道之真升降變化喬松為隣唯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沒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將精研勿為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章曰惟余束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南北委放五濁避世自匿三十餘年明山之側寒不違衣飢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歡悅色面垢足胼乃見良識遂受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感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財千億使役鬼神玉女侍側今得度世神丹之力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白日昇天而去

張道陵

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嘆曰此無益于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磨寶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往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駭龍駕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為師弟子戶至數萬即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並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謂此文從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恥治人不喜施刑罰乃立條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記生身以來所犯之辜乃手書投水中與神明共盟約不得復犯法當以身死為約于是百姓計愈邂逅疾病輒當首過一則得愈二使羞慚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

改從此之後所違犯者皆改為善矣陵乃多得財物以市其樂合丹成服半劑不願即昇天也乃能分形作數十人其所居門前水池陵常乘舟戲其中而諸道士賓客往來盈庭蓋座上常有一陵與賓客對談共飲食而真陵故在池中其治病事皆採取元素但改易其大較轉其首尾而大途猶同歸也行氣服食故用仙法亦無以易故陵語諸人曰爾輩多俗態未能棄世正可得吾行氣導引房中之事哉可得服食草木數百歲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長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到具說長短形狀至時果有趙昇者恰從東方來生平原相見其形貌亦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受昇丹經七試者第一試昇到門不為通使人罵辱四十餘日露宿不去乃納之第二試使昇於草中守秦驅獸暮遣美女非常託言遠行過寄宿與昇接牀明月又稱脚痛不去遂留數日亦復調戲昇終不失第三試昇行道忽見遺金三十餅昇乃走過不取第四令昇入山採薪三虎交前咬昇衣服唯不傷身昇不恐顏色不變謂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為非故不遠千里來事神師求長生之道汝何以爾也豈非山鬼使汝來試我乎須臾虎乃起去第五試昇於市買十餘疋絹付直訖而絹主誣之云未得昇乃脫己衣買絹而償之殊無怪色第六試昇守田穀有一人往叩頭乞食衣裳破敝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穢可憎昇愴然為之動容解衣衣之以私糧設食又以私米遺之第七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絕巖之上下有一桃樹如人臂傍生石壁下臨不測之淵桃大有實陵謂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實當告以道要于時伏而窺之者二百餘人股戰流汗無敢久臨視之者莫不却退而還謝不能得昇一人乃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在此終不使吾死於谷中耳師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從上自擲投樹上足不蹉跌取桃實滿懷而石壁險峻無所攀緣不能得返於是乃以桃一擲上正得二百二顆陵得而分賜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昇陵乃以手引昇眾視之見陵臂加長三二丈引昇忽然來還乃以向所留桃與之昇食桃畢陵乃臨谷上戲笑而言曰趙昇心自正能投樹上足不蹉跌吾今欲自試投下當應得大桃也眾人皆譏唯昇與王長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

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則連天下則無底往無道路莫不驚歎悲泣唯昇長二人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自投於不測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墮陵前見陵坐局脚牀斗帳中見昇長二人笑曰吾知汝來乃授二人道畢三日乃還歸治舊舍諸弟子驚悲不息後陵與昇長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眾弟子仰視之久而乃沒於雲霄也初陵入蜀山合丹半劑雖未冲舉已成地仙故欲化作七試以度趙昇乃如其志也

泰山老父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恠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面有童子之色肌膚光華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者教臣絕穀但服木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八毒以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為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行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父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

巫炎

巫炎字子都北海人也漢駙馬都尉武帝出見子都於渭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高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子對曰臣年已百二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脚冷不能自温口乾舌苦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能立得此道以來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身體雖勇無所疾患氣力乃如壯時無所憂患帝曰卿不仁有道而不聞於朕非忠臣也子都對曰臣誠知此道為真然陰陽之事宮中之利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為之者少故不敢以聞帝曰勿謝戲君耳遂受其法子都年二百歲服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盡用

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

劉憑

劉憑者沛人也。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邱子常。服石柱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尤長於禁氣。當到長安。諸賈人聞憑有道。乃往拜見之。乞得侍從。求見祐護。憑曰：「可耳。又有百餘人隨憑行。并有雜貨約直萬金。乃於山中逢賊數百人。拔刀張弓。四面圍之。憑語賊曰：「汝輩作人。當念溫良。若不能展才布德。居官食祿。當勤身苦體。夫何有醜面目豺狼其心。相教賊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饜鳥鷩之法。汝等弓箭當何所用。於是賊射諸客。箭皆及着其身。須臾之間。大風折木。飛沙揚塵。憑大呼曰：「小物輩敢爾。天兵從頭刺殺。先造意者。憑言絕。而眾兵一時頓地。反手背。上不能復動。張口短氣。欲死。其中首帥三人。即鼻中出血。頭裂而死。餘者或能語曰：「乞放。余生改惡為善。於是諸客或斫殺者。憑禁止之。乃責之曰：「本擬盡殺。汝猶復不忍。今赦汝。猶敢為賊乎。皆乞命曰：「便當易行。不敢復爾。憑乃勅天兵。赦之。遂各能奔走去。嘗有居人妻病。邪魅累年不愈。憑乃勅之。其家宅傍有泉水。水自竭。中有一蛟。枯死。又有古廟。廟中有樹。樹上常有光人。止其下。多遇暴死禽鳥。不敢巢其枝。憑乃勅之。盛夏樹便枯死。有大蛇長七八丈。懸其間而死。後不復為患。憑有姑子。與人爭地。俱在太守坐。姑子少黨。而敵家多親助。為之言者。四五十人。憑反覆良久。忽然大怒曰：「汝輩敢爾。應聲有雷電霹靂。赤光昭耀。滿屋於是敵人之黨。一時頓地。無所復知。太守甚怖。為之跪謝曰：「願君侯少寬威靈。當為理斷。終不使差失。日移數丈。諸人乃能起。漢武孝帝聞之。詔徵而試之。曰：「殿下有怪。輒有數十人。絳衣披髮。持燭相隨。走馬可効。否憑曰：「此小鬼耳。至夜帝偽令人作之。憑於殿上以符擲之。皆面墮地。以火焯口。無氣。帝大驚。曰：「此非鬼也。朕以相試耳。乃解之後。入太白山中。數十年復歸鄉里。顏色更少。據按前漢書王子侯及功臣俱無金鄉侯劉憑不審其故

樂巴

樂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宜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竝驚。虎徑還功曹舍。人往視。虎乃巴成也。後舉孝廉。除郎中。還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於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為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鬼踪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為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謂太守賢。塔非人。也是老鬼詐為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巴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形。一坐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涕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齋符來。至庭見巴。不敢前。巴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聲即便為一狸。叩頭乞活。巴勅殺之。皆見空中。刀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為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為百姓病。巴到後。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後徵為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嘆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為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來臣廟中。享臣。臣不能早飲之。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為爾。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詔。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着人。皆有酒氣。後一旦忽大風。雨天地晦冥。對坐不相見。因失巴所在。尋問巴。還成都。與親故別。稱不更還。老幼皆於廟中。送之。云去時。亦風雨晦冥。莫知去處也。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衰。天下亂起。乃嘆曰：「值此衰亂。官高者危。財多者死。當世榮華不足。貧也。乃學道。尤明六甲。能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經能變化。萬端不可勝

記魏曹公聞而召之閉一石室中使人守視斷穀期年乃出之顏色如故曹公自謂生民無不食道而慈乃如是必左道也欲殺之慈已知求乞骸骨曹公曰何以忽爾對曰欲見殺故求去耳公曰無有此意公却高其志不苟相留也乃為設酒曰今當遠曠乞分杯飲酒公曰善是時天寒溫酒尚熱慈拔道簪以撓酒須臾道簪都盡如人磨墨初公聞慈求分杯飲酒謂當使公先飲以與慈耳而拔道簪以畫杯酒中斷其間相去數寸即飲半半與公公不善之未即為飲慈乞盡自飲之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搖動似飛鳥俯仰之狀若欲落而不落舉坐莫不視杯良久乃墮既而已失慈矣尋問之還其所居曹公遂益欲殺慈試其能免死否乃勅收慈慈走入羣羊中而追者不分乃數本羊果餘一口乃知是慈化為羊也追者語主人意欲得見先生暫還無怯也俄而有犬羊前跪而曰為審爾否吏相謂曰此跪羊慈也欲收之於是羣羊咸向吏言曰為審爾否由是吏亦不復知慈所在乃止後有知慈處者告公公又遣吏收之得慈慈非不能隱故示其神化耳於是受執入獄獄吏欲拷掠之戶中有一慈戶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公聞而愈惡之使引出市殺之須臾忽失慈所在乃閉市門而索或不識慈者問其狀言眇一目着青葛巾青單衣見此人便收之及爾一市中人皆眇目着青巾青衣卒不能分公令普逐之如見便殺後有人見知便斬以獻公公大喜及至視之乃一束茅驗其尸亦亡處所後有人從荊州來見慈刺史劉表亦以慈為惑眾擬收害之表出耀兵慈意欲見其術乃徐徐去因又詣表云有薄禮願以餉軍表曰道人單僑吾軍人眾安能為濟乎慈重道之表使視之有酒一斗器盛脯一束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自出取之以刀削脯投地請百人奉酒及脯以賜兵士酒三杯脯一片食之如常脯味凡萬餘人皆周足而器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賓客千人皆得大醉表乃大驚無復害慈之意數日乃委表去入東吳有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賓客車牛六七乘欺慈云徐公不在慈知客欺之便去客即見牛在楊樹杪行適上樹即不見下即復見行樹上又車轂皆生荆棘長一尺斫之不斷推之不動客大懼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牛皆如此不知何等意

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急追可及諸客分布逐之及慈羅布叩頭謝之慈意解即遣還去及至車牛等各復如故慈見吳主孫討逆復欲殺之後出遊請慈俱行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刺殺之慈在馬前着木屐拄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着鞭策馬操兵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慈以意告葛仙公言當入霍山台九轉丹遂乃仙去

壺公

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汝南有費長房者為市掾忽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識之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語買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事無不効其錢日收數萬便施與市中貧乏饑凍者惟留三五十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唯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常人也長房乃日日自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而不辭如此積久長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房曰至暮無人時更來長房如其言即往公語房曰見我跳入壺中時即便可救我跳自當得入長房依言果不覺已入後不復因謫人間耳卿可教故得見我長房下座頓首曰是壺唯見仙宮世界樓臺重閣道宮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房曰我仙人也若處天曹以公事不勤見責肉人無知積罪却厚幸謬見哀憐臭穢頑弊不任驅使若見哀憐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審爾大佳勿語人也公後詣長房於樓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飲猶人剖棺布氣生枯起朽但恐之酒在樓下長房使人取之不能舉蓋至數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一指提上與房共飲之酒器如拳許大飲之至暮不竭告長房曰我某日當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當有何計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與房戒之曰卿以竹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臥處默然便來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屍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哭之房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繩懸之又諸

蛇來嚙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能僂道也賜子為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為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房憂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與之曰但騎此得到家耳房騎竹杖辭去忽如睡覺已到家家人謂是鬼具述前事乃發棺視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騎竹杖棄葛陂中視之乃青龍耳初去至歸謂一日推問家人已一年矣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時汝南有鬼怪歲輒數來郡中來時從騎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內外爾乃還去甚以為患房因詣府廳事止值此鬼來到府門前府君馳入獨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呼曰便捉前鬼來乃下車伏庭前叩頭乞曰改過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溫良無故導從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復真形鬼須臾成大鼉如車輪頭長文餘房又令復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叩頭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視之乃見符札立陂邊鬼以頭繞樹而死房後到東海東海大旱三年謂請雨者曰東海神君前來淫葛陂夫人吾係之辭狀不測脫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當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復舒如舊也

薊子訓

薊子訓者齊人也少嘗仕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騎馬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唯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色不老人惟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常閉居讀易小作文皆有意義見比屋挹嬰兒訓求挹之失手墮地兒即死隣家素尊敬子訓不敢有悲哀之色乃埋瘞之後二十餘日子訓往問之曰復思兒否隣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不敢受子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兒識其母見而欣笑欲母取之抱猶疑不信子訓既去夫婦共往視所埋兒棺中唯有一泥兒長六七寸此兒遠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子訓但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中明旦皆黑

矣京師貴人聞之莫不虛心渴見無緣致之有年少與子訓隣居為太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灑掃供侍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尚諱之子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妾為虛飾吾已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汝可還京吾某日當往生甚喜辭至京舉貴人具說某日子訓當到至期未發生父母來詣子訓子訓曰汝恐吾忘使汝兒失信不任耶吾今食後即發半日乃行二千里既至生急往拜迎子訓尚問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遠豈惜寸步乎欲見者語之令各絕賓客吾明日當各詣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洒掃至時子訓果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朝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是所服飾顏貌無異唯所言話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八彩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西諸貴人冠蓋塞道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驛者是也各走馬逐之不及如此半日相去常一里許終不能及遂各罷還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月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于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噲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于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間陌上有人馬蕭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神仙傳卷六

李少君

李少君者齊人也漢武帝招募方士少君子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約謂弟子曰老將至矣而財不足雖躬耕力作不足以致辦今天子好道欲往見之求為合約可得恣意乃以方上帝云丹砂可成黃金金成服

之昇仙臣常遊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大如瓜子甚尊敬之賜遺無數少君常與武安侯飲食座中有一老人年
 九十餘少君問其名乃言曾與老人祖父遊夜見小兒從其祖父吾故識之時一座盡驚又少君見武帝有故銅器
 因識之曰齊桓公常陳此器于寢座帝按言觀其刻字東齊之故器也因以少君是數百歲人矣視之如五十許人
 面色肌膚甚有光澤口齒如童子王公貴人聞其能令人不死莫不仰慕所遺金鏡山積少君乃密作神丹丹成謂
 帝曰陛下不能絕驕奢遺聲色殺伐不止喜怒不勝萬里有不歸之魂市曹有流血之刑神丹大道未可得成乃以
 少藥方與帝少君便稱疾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雲帟來言上乙請少君帝遂覺即
 使人問少君消息且告近臣曰朕昨夢少君捨朕去少君乃病困帝往視之並使人受其方事未竟而卒帝曰少君
 不死故化去耳及斂忽失屍所在中表衣悉不解如蟬蛻也帝猶增嘆恨求少君不動也初少君與朝議郎董仲躬
 相親愛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並其方用戊己之草後土脂黃精根獸沈先莠之根百丹花
 釀亥月上旬合煎銅器中使童子沐浴潔淨調其湯火使合成雞子三枚為程服盡一劑身體便輕服三劑落更
 生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仰躬為人剛直博學五經然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頻上書諫武帝以為人生有命
 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意雖見其有異將為天性非術所致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仲躬病甚
 常聞武帝說前夢恨惜少君躬憶少君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其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少年時乃信有
 長生不死之道解官行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仲躬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囑其子道生曰我
 少得少君方約初不信事後得力無能解之懷恨于黃泉矣汝可行求人問方術之事解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
 也時有文成將軍亦得少君術事武帝後遣使誅之文成謂使者曰為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
 愛後三十年求我于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使者還見言之帝令發其棺視之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帝疑其弟子
 竊其屍而藏之乃收捕檢問其跡帝乃大悔誅文成後復徵諸方士更于甘泉祀太乙又別設一座祀文成帝親執
 禮焉

孔元方

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松實等藥老而益少容如四十許人却元節左元放皆為親友俱棄五經當世之
 人事專修道術元方仁慈惡衣蔬食飲酒不過一升年有七十餘歲道家或請元方會同飲酒次至元方元方作一
 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為也元方有妻子不畜餘財頗種五穀時
 失火諸人並來救之出屋下衣糧牀几元方都不救唯箕踞籬下視火其妻促使元方助收物元方笑曰何用惜此
 又擊水邊岸作一窟室方廣丈餘元方入其中斷穀或一月兩月乃復還家人亦不得往來窟前有一栢樹生道
 後棘草間委曲隱蔽弟子有急欲詣元方窟室者皆莫能知後東方有一少年姓馮名遇好道伺候元方便尋窟室
 得見曰人皆來不能見我汝得見似可教也乃以素書一卷授之曰此道之要言也四十年得傳一人世無其人不
 得以年限足故妄授若四十年無所授者即八十年而有二人可授者即頓接二人可授不授為開天道不可授而
 授為泄天道皆殃及子孫我已得所傳吾其去矣乃委妻子入西嶽後五十餘年暫還鄉里時人尚有識之者

王烈

王烈者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鉛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少時本太學書生學無
 不覽常與人談論五經百家之言無不該博中散大夫譙國稽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
 之太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地殷殷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
 口徑濶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合
 數丸如桃大用攜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彈彈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
 視云斷山已復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中見一石室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兩卷烈取讀其文字不敢取去

却着架上暗書得數十字形體以示康康盡識其字列善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道徑了了分明比及又失其石室所在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又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烈前得者必是也河東閻喜人多累世奉事烈者晉永寧年中出洛下游諸處與人共戲鬪射烈挽二石弓射百步十發矢九破的一年復去又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時見顏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

焦先

焦先者字孝然河東人也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先自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負薪以置人門外人見之鋪席與坐為設食先便坐亦不與人語負薪來如不見人便私置于門間便去連年如此及魏受禪居河之涇結草為庵獨止其中不設牀席以草褥觀坐其身垢污濁如泥濘或數日一食行不由徑不與女人交游衣敝則賣薪以買故衣著之冬夏單衣太守董經因往視之又不肯語經益以為賢後往遭野火燒其庵人往視之見先危坐庵下不動火過庵燼先方徐徐而起衣物悉不焦灼又更作庵天忽大雪人屋多壞先庵倒人往不見所在恐已凍死乃共拆庵求之見先熟卧于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夏醉卧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所請者竟不得一言也

孫登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恒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夏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輒被髮自覆身髮長丈餘又雅容非常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市中乞得錢物轉與貧人更無餘資亦不見食時揚駿為太傅使傳迎之問訊不答駿遺以一布袍亦受之出門就人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于駿門下又復斫碎之時人謂為狂後乃知駿當誅斬故為其象也駿錄之不放去登乃卒死駿給棺埋之于振橋後數日有人見登在董馬坡因寄書與洛下故人稽叔夜有遺世之志曾詣登登不與語叔夜乃扣難之而登彈琴自若久之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于保身其能免乎俄而叔夜竟陷大辟叔夜善彈琴于是登彈一弦之琴以成音曲叔夜乃歎息絕思也

呂丈敬

呂恭字丈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于太行山中採藥忽見三人在谷中問恭曰子好長生乎乃勤苦艱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藥冀有微益耳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次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次一人曰我姓王字文上三人皆大冢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新學者公既與我同姓又字得吾羊支此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仙人但恐暗塞多臯不足教授耳若見采收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首因遣恭去曰可視鄉里恭即拜辭三人語恭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久遠人也吾昔聞先人說云昔有呂恭者持奴婢入太行山採藥遂不復還以為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恭有數世子孫呂習者居在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民多奉事之推求易得且恭承輔言到習家扣門問訊奴出問公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出拜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已年八十服之即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

沈建

沈建丹陽人也世為長吏建獨好道不肯仕官學道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無輕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二奴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丸九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主人大怪之曰此客所寄十五口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後主人飲奴婢奴婢聞食氣皆逆吐不用以草飼驢羊驢羊避去不食或欲抵觸主人大驚愕百餘日奴婢體貌光澤勝食之時驢羊皆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各以藥丸九與奴

婢驢羊乃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者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也

董奉

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為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能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為他職行經侯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去太乙遣使來召杜燮又聞除其尸土良久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遂活因起謝曰甚蒙大恩何以報効乃為奉起樓于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燮一日三度設之奉每求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燮去燮涕泣留之不住燮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且燮即為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燮以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為謝燮好自愛理燮聞之乃啟殯發棺視之唯存一帛一面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癘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啮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往池中以水浴之遣去告云不久當愈忽當風十數日病者身亦無皮其痛得水浴痛即止二十日皮生即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齋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且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為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即大雨高下皆平萬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為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獸游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于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火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即挈杏走路旁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每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解縣令有女為精邪所魅壅瘵不効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即召得一白鬘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即愈奉遂納女為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

神德傳卷七

太元女

太元女姓顯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為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况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又能從官府宮殿城市屋宅于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其所在門戶櫛櫃有闕鑰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推指樹樹折更指之即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牀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復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為小兒或為車馬無所不為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迴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入

家即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知自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亦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于城東見一女子答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慈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志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曰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

程偉妻

漢期門程郎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為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兩匹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黃白之術煉時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藥火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得云偉骨相不應得逼之不已妻遂蹶然而死尸解而去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于蔡經家將至一時項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鞞囊五色之縵帶劍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亦亦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于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叙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觀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于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采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為之起立坐定名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于內外壁脯行之如柏靈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還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昔大癩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脫之道如蛻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蕭鼓道從如初焉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為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為理高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毒驚暴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因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確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鬪擊良久綱所呪者不知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虎即面而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于床脚下綱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

嚴清

嚴清會稽人家貧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與清語不知其異人也臨別以一卷書與清曰汝得長生故以相授當以潔器盛之置于高處清授之後得其術入霍山仙去

帛和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服木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王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二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太清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嶽真形圖皆著石壁和誦誦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後入林慮山為地仙林慮一名隆慮其山南連太行北接恒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詣杜志之愈甚訟之官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窗中飛去眾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着履一雙在窗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立効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飛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余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為姦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即復病也

葛元

葛元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未及合作常服餌不充長子治病鬼魅皆見形或遣或殺能絕穀連年不饑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飲酒一斛便入深泉湖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濕元備覽五經又好談論好事少年數十人從元游學嘗舟行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為何事可得見否元曰符亦何所為乎即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元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洗衣女元謂諸少年曰吾為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元曰可以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元常過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人而使元飲酒精人言語不遜元大怒曰奸鬼敢爾勅五伯鬼精人縛柱鞭脊即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聞鞭聲血出淋漓精人故作鬼語乞命元曰赦汝死罪汝能令生人病愈否精人曰能元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元嘗行過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騎乘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羣鳥莫敢犯之元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元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元乃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止風風便止元還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感夏皆枯尋廟屋火起焚燒悉盡元見買魚者在水邊元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為元曰無苦也乃以魚與元元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躍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元常有賓後來者出迎之坐上又有一元與客語迎送亦然時天寒元謂客曰貧居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火共使得煖元因張口吐氣赫然火出須臾滿屋客盡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熱諸書生請元作可以戲者元時患熱方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答曰熱甚不能起作戲元因徐徐以腹搭屋棟數十過還復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尚在元方與客對食食畢漱口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良久張口羣蜂還飛入口中元嚼之故是餅也元手拍床蝦蟇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節如入元止之即止元冬中能為客設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元徐徐以器于上呼錢出子是一一飛從井中出悉入器中元為客致酒無人傳酒杯自至人前或飲不盡杯亦不去畫流水即為逆流十丈許子時有一道士顏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元知其誑後會眾坐元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

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二元因撫手大笑忽然失衣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吳大帝請元相見欲加榮位元不聽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供遊宴坐上見道間人民請雨帝曰百姓請雨安可得乎元曰易得耳即便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平地水尺餘帝曰水寧可使有魚乎元曰可復書符水中須臾有大魚百許頭亦各長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元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魚也常從帝行舟遇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濡沒元船亦淪失所在帝歎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鈎船船沒已經宿忽見元從水上來既至尚有酒色謝帝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彊牽過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暴露水次元每行卒逢所親要子道間樹下折草刺樹以杯盛之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滿即止他人取之終不為出也或有請元元意不欲往三人彊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元腹痛止而卧地須臾死舉頭斷舉四肢斷更真爛蟲生不可復近請之者遽走告元家更見元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還向元死處已失元尸所在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並而步又元游會稽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欲附一封書與葛公可為致之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如釘着不可取及達會稽即以報元元自取之即得語弟子張大言曰吾為天子所逼留不遣作大藥今當尸解八月十三日中時當發至期元衣冠入室卧而氣絕其色不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風起發屋折木聲如雷炬滅良久風止忽失元所在但見委衣牀上帶無解者自問鄰家鄰家人言了無大風風止一宅雜落樹木皆敗拆也

神僊傳卷八

鳳網

鳳網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活網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為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令云是朕臣也子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者梁伯至中山推求叔卿不得見但見其子名度世即將還見帝問云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仙道嘗服藥導引不交世事委家而去已四十餘年云當入太華山也帝即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謂使者曰豈不欲令吾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未到其巔于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鬱于其上白玉為牀又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曰汝來何為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為太上所遣欲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彊梁伯貴不識真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乙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耳度世曰不審向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二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于此勿得為漢臣也亦不復為語帝也度世於是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于度世求乞道術先是度世與之共行見伯情行溫實乃以語之梁伯但不見柱下之神方且後掘得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餌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與梁伯俱仙去留其方與子而世人多有得之者

墨子

神仙傳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任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為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為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詰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為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子地而不足子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子王矣墨子見王曰子今有人捨其文軒鄰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程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為天下富宋無雉免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為雲梯謂必取宋于是見公輸般墨子為帶為城以幙為械公輸般以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人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卧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要道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于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為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遵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

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匿軍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為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促之于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捉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子擲之火即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眾人舞于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千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鏡為刀屈刀為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而仙去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于寅純木之精陰生立于甲純金之精天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最彼朱雀煎我元武不死之道也又陰人之情也每急于求陽然而外自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為木屈也陽性氣剛燥志節疎略至于游宴言和氣柔辭語卑下明木之畏于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元洲山去也

玉子

玉子者姓韋名震南郡人也少好學來經周幽王徵之不出乃嘆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于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桑子具受眾術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為主而精于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木瓦石為畜龍虎立成能分形為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子弟行各凡泥為馬與之

皆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行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符台魚鼈之屬悉來上岸能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着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飲之在外者洗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沈義

沈義者吳郡人學道于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神識之義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宣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沈義否義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為問之騎人曰義有功于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即薄延之乘白鹿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義義不能識遂載義昇天昇天之時道間鉏耘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義藏山谷間乃分布于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推求得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說家有仙人仙去久不歸也留數十日說初上天時云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而坐左右勅義不得謝但默坐而已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元黃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翠芝叢生龍虎成羣游戲其間聞琅琅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者之老君身形略長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按玉杯來賜義曰此是袖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杯壽萬歲乃告飲服畢拜而勿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義曰斬蓬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義義奄忽如寐已在地上多符其符驗也

陳安世

陳安世京兆人也為權叔本家備賃粟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避之不欲驚之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十三四叔本好道思神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本游以觀試之而叔本不覺其仙人也久而意轉怠叔本在內方作美食而二仙復來詰問安世曰叔本在否答曰在耳入白叔本叔本即欲出其婦引還而止曰餓書生輩復欲求飽腹耳于是叔本使安世出答言不在二人曰前者云在旋言不在何也答曰大家君教我云耳二人善其誠實乃謂叔本勤苦有年今適值我二人而乃懈怠是其不遇幾成而敗乃問安世曰汝好遊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乎答曰好而無由知之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承言早往期處到日西不見一人乃起欲去曰書生定期我耳二人已在其側呼曰安世汝來何晚也答曰早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吾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可教乃以藥二丸與安世誠之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于一處安世承誠二人常來往其處叔本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叔本曰向問多人語聲今不見一人何也答曰我獨語耳叔本見安世不復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聞道者即為師矣乃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之為之洒掃安世道成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術授叔本叔本後亦仙去矣

劉政

劉政者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為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九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眾使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易置其處人不知覺又能種五果立使華實可食坐致行厨飯膳俱數百人又能吹氣為風飛砂揚石以手指屋宇山陵壺器便欲頽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又能化生美女之形及作水火又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能噓水與雲奮手起

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大乍小入水不沾步行水上召江海中魚鼈蛟龍龜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直上連天又能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去不知所在

神僊傳卷九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學道于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營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違違供養雖日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適欲舉杖杖即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橫傷短折即可起耳父使為之有驗茅君弟在仕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願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當有以待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練帳幄下鋪重白氈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于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幡翁鬱駉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近為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為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擲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黃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為候

孔安國

孔安國者魯人也常行氣服鉛丹年二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安國為人沈重尤寶惜道要不肯輕傳其奉事者五六年審其為人志性乃傳之有陳伯者安樂人也求事安國安國以為弟子留三年知其執信乃謂之曰吾亦火更勤苦尋求道術無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入石登天之法唯受地仙之方適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濱漁父漁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隱名以避凶世哀我有志授我秘方服餌之法以得度世則大伍司誠子期姜伯塗山皆千歲之後更火壯吾授道以來服藥三百餘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仲卿年八十四服藥已三十二年矣視其肌體氣力甚健鬚髮不白口齒完堅子往與相見事之陳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張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許人一縣怪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數人皆四百歲後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于房中之術故也

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絡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惟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為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絕迹到五里輒還還怪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為書一符着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說其孤苦公度為之愴然令求一片鉛公度入荆山架小屋于爐火中銷鉛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于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匕投之成金還官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

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百家之言能屬文後學道人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于茅草燃火煮雞而不焦令一里內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

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莫遇神仙憶極卧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寤見虎乃謂之曰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即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綵甚好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谷深不能前乃還于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被服五綵蓋神仙也象乞長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着故處乃可汝未應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還見女子在前處語象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還丹經一首授象告之曰得此便得仙勿復他為也乃辭歸象常往弟子駱廷雅舍帷下屏牀中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忿然為決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于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吳主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為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閨闈莫有見者如此不一嘗為吳王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贈魚何者最美象曰鮓魚膾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乃令人于殿庭中作方塘汲水滿之並求鈎象起餌之垂綸于塘須臾果得鮓魚吳主驚喜問象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作主膾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薑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王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知是蜀市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投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吳厨下切膾適了象又能讀諸符文如讀書無謬謬者或不信之取諸雜符除其注以示象象皆一一別之其幻法種種變化不可勝數後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理葬之以日中時死晡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唯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後弟子見在藍竹山中顏色轉火

蘇仙公

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燥濕至于食物不憚精粗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自為牛即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險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餘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于是以飭種飯中携錢而去斯須即以鮓至母食去畢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徑險往來遠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鮓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母遂寬之明曉翼到云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鮓母即驚駭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洒掃門庭修飾牆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于蘇氏之門皆化為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欽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遵色養即便拜辭母子歡歡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晉之有所闕乏可以担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即出門踟躕顧望及身入雲紫雲捧足羣鷗翱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即扣櫃所須即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即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弔慰但聞哭聲不見其形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怪固請不已即在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謂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迴顧言畢即見橋豆嶺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輒迴顧遂失橋所墮落江濱乃見一赤龍于橋下宛轉而去先生哭處有桂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為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檣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

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于仙公之故第也按御覽引此傳云蘇山公名林字子元周武王時濮陽曲水人與此微有不同

成僊公

成仙公者諱武丁桂陽臨武烏里人也後漢時年十三身長七尺為縣小吏有異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謂之癡少
有經學不授于師但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于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
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見二人單白傘相從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先生
乃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先生語曰子有何求而隨不止先生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
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書果有武丁姓名于是與藥二丸令服之二人語先生曰君當得地仙遂令還家明照萬
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後縣使送餉府君府君周所有人之鑑見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對曰姓成
武丁縣司小吏府君異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為文學主簿嘗與眾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眾問其故答曰市東
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遺視之信然也時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應引寒小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
知也經旬日乃與先生居閣直至年初元會之日二百餘人令先生行酒酒巡徧訖先生忽以杯酒向東南嘆之眾
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因問其故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眾客皆笑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即遣
使往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
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眾疑異之乃知先生蓋非凡人也後府君令先生出郡城西立
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兩小兒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人從臨
武來于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驪西行友人問曰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却返我去向來忘大刀在
戶側履在雞樓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于武昌岡逢先生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
當返今過語家人收刀並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並入棺中那應在外即以此事往啓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
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託形仙去時人謂先生乘驪于武昌岡乃故為驪岡在郡西十
里也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理龜書龍圖文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
情狀李洪範林明道論景純善于遙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璞盡規矩制度仰
範太微星長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璞為仇時明帝年十五
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孰城敦正無璞
食璞久之不白故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即言璞曰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嶽四海之神祇皆為道從
翼衛下官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將軍敦使聞謂是小奚戲馬檢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城
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
日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官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
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二時于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
州市人見璞質其平失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信開棺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為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
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下蘇客傲洞林云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有一人被
簪帶劍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仗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且後果如其言

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法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十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却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後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涉正

涉正字元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似及見者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為開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于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事

皇化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內視之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却虎狼安全己身營護家門保子宜孫內外和睦人見則喜不見則思既宜從軍又利遠客他人謀已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杜奸邪之路絕妖怪之門呪咀之者其火不成獸蠱之者其禍不行天下諸賢皆來宗已傾神靈之心得百姓之意在人間五百餘年顏色益少後復煉丹乃得仙去

北極子

北極子姓陰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愛神為寶養性之術死入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畢因生求生真生也以鐵治鐵謂之真以人治人之謂神後服神丹仙去

李修

絕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衰者書四十篇名曰道源服還丹昇天也

柳融

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粉火許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腸藏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

葛越

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為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湖中召龍出催促便升天使作雨數數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陳永伯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有兒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其父藥其足閉密戶中晝夜使守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復不見不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陳氏二子服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敢服僊去必有僊官來迎但人不可見之耳

董仲君

王仲都

董仲君者臨淮人也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常見誣繫獄伴死臭爛生蟲獄家舉出而後復生尸解而去
王仲都漢人也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寒之月從帝而遊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常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

止氣蒸然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鑪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桓君山者新論稱其人

離明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王子同年友也王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王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王子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十餘人莫與其比也好酒常醉頗以此見責然善為五行之道雖鬚髮斑白而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王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而為衆賢法師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况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不為况於達者乎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軀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其鬚髮皓白也

劉京

劉京者本漢文帝時侍郎也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如三十餘歲能知吉凶之期又能為人祭天益命或延得十年五年至魏武帝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九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於京處得九子九時王公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清平吉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皇帝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彼尸解去百餘年復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而去

黃山君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為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便為木中之松栢也

靈壽光

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於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殯埋之百餘日人復見在小黃寄書與田得書掘發棺之中一無所有釘亦不脫唯履在棺中

李根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有趙賈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賈為兒時便隨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嘗住壽春吳太文家太文從之學道作金銀法立成根能變化入水火中坐致行厨能供二十人皆精細之饌四方奇異之物非當地所有也忽告太文曰王凌當敗壽春當陷兵中不復居可急徙去太文竊以語弟弟無意世之王凌聞之以為妖言惑衆乃使人收根欲殺之根時乃方欲書疏奄聞外有千餘人圍吳家求根根語太文父曰勿勿但語吾不知官自來搜之昨日去矣太文出戶還顧窺根失所在左右書器物皆不復見於是官兵入索困食衣篋之中無處不徧不得根及良久太文出見根故在坐儼然如故語太文曰王太尉當誅卿弟泄語十日中當卒死皆果如言弟子家又有以女給根者此女知書根出行竊取根素書一卷讀之得根自記其學道經疏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時年計根已七百餘年也又太文說根兩目童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童子方也根告諸弟子言我不得神丹太道之訣唯得地德方爾壽畢天地然不為下土之士也

黃敬

黃敬字伯嚴武陵人也少讀誦經書仕州為部從事後棄世學道於霍山八十餘年復入中岳專行服氣斷穀為吞吐之事胎息內視召六甲玉女吞陰陽符又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之求要言敬告紫陽曰吾不修服藥之道但守自然蓋地仙耳何足詰問問新野陰君神丹昇天之法此真大道之極也子可從之人能除遺嗜欲如我者亦可以學我所為也紫陽固請不止敬告紫陽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

莫魂叢書

神僊傳

天

而見之翁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搖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幽宮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

甘始

甘始者太原人也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久行房中之事依容成元素之法更演益之為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針灸湯藥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僊去

平仲節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以大胡亂中國時謂劉勰也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真氣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滄浪雲臺

宮嵩

宮嵩者琅琊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卷師事仙人于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援吉青 朱字太平經下部古行之得道以付嵩後卜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嵩服靈每數百歲有童子之色後出入於嶼山仙去

王真

王真字叔經上黨人也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魏武帝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其鄉里皆異口同辭多自兒童時見之者真年已四百歲矣武帝乃信其道甚加欽禮焉都元節事真十餘年真以蒸丹小餌法授之容常不衰後登女凡山仙去

陳長

陳長在嶼山上已六百餘歲嶼山中人為架屋每四年烹殺以祭之長亦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諸奉事者每有疾病即以器詣長乞祭求飲之皆愈嶼山上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求嶼在東海中吳中周詳者誤到其上留三年乃得還具說之如此嶼其山地方圓十里上有千餘家有五穀成熟莫知其年紀風俗與吳同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没足至腰及胸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刺地即成泉井而可吸引又汲人屋上瓦瓦即飛入人家人家有桑果數千株皆聚之成績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本處又能含墨舒紙著則嚙墨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服酒餌丹年四百歲更少容入大冶山中仙去

董子陽

董子陽少知長生之道隱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飲石泉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道傳八方與之速度世

東郭延

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雲散能夜書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鄰盡見之與親友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

戴孟

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入華山及武當山受裴君玉佩金璫經及受石精金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遊名山

魯女生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木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行三百餘里走及麀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

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去鄉里故人

陳子皇

陳子皇得餌木要方服之得仙去霍山妻姜氏疾病其婿用餌木法服之病自愈壽安一百七十歲登仙取木重擔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如二十許人

封衡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獸山採藥又服木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藥與之或下鍼應手立愈受齋精者不極視大言凡圖籍傳記無不習誦復遇曾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人或疑之以矢刀刺禦皆不能害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道人魏武帝問養生大略師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則幾於道矣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以契造化之妙有二侍者一負書笈一攜藥笥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黑子隱形法一篇靈寶衛生經一卷箒有煉成水銀霜黃連屑等在人間僅二百餘年後入元正山不見

識

右葛洪神仙傳十卷按晉書本傳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家貧力學尤好神仙導養之法所著書自號抱朴子以言黃白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又撰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今惟抱朴子神仙傳傳世其自序謂古之得仙者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有七十餘人今洪所錄僅九十二人而老子彭祖已見向傳者復在其列以言神仙道家者流必以老彭為之大宗也至如淮南王劉安事具史記漢書而洪猶必力辨以為仙去難乎免於誣罔矣又洪與郭璞同時學道著書故晉書以二人合為一傳璞之見殺即果為兵解無宜入洪書傳而本書第九卷目錄中乃有郭璞名而不立傳抑不知孰為刪之則晉書之以洪為尸解得仙殆未可信也汝上王謨識

三教書

三

